中阿含经六十卷（第四十一卷～第五十卷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梵志品梵摩经第二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。

尔时，弥萨罗有梵志，名曰梵摩，极大富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食邑种种具足丰饶，弥萨罗乃至水草木，谓摩竭陀王未生怨鞞陀提子特与梵封。梵志梵摩有一摩纳，名优多罗，为父母所举，受生清净，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，生生无恶，博闻总持，诵过四典经，深达因、缘、正、文、戏五句说。

梵志梵摩闻：有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游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。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彼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复次闻：彼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，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

梵志梵摩闻已，告曰：“优多罗，我闻如是：彼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游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。优多罗，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彼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

“复次，优多罗，彼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，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

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

“优多罗，汝受持诸经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。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优多罗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受持诸经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。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娑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梵志梵摩告曰：“优多罗，汝往诣彼沙门瞿昙所，观彼沙门瞿昙为如是？为不如是？实有三十二大人相耶？”

优多罗摩纳闻已，稽首梵志梵摩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观世尊身三十二相。彼见世尊身有三十相，于二相疑惑：阴马藏及广长舌。世尊念曰：“此优多罗于我身观三十二相。彼见有三十相，于二相疑惑：阴马藏及广长舌。我今宁可断其疑惑。”世尊知已，即如其像作如意足，如其像作如意足已，令优多罗摩纳见我身阴马藏及广长舌。

于是，世尊即如其像作如意足，如其像作如意足已，优多罗摩纳见世尊身阴马藏及广长舌。广长舌者，从口出舌，尽覆其面。优多罗摩纳见已，而作是念：“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。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优多罗摩纳复作是念：“我宁可极观威仪礼节，及观游行所趣。”于是，优多罗摩纳寻随佛行，于夏四月观威仪礼节，及观游行所趣。优多罗摩纳过夏四月，悦可世尊威

仪礼节，及观游行所趣，白曰：“瞿昙，我今有事，欲还请辞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多罗，汝去随意。”

优多罗摩纳闻世尊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坐起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梵志梵摩所，稽首梵志梵摩足，却坐一面。

梵志梵摩问曰：“优多罗，实如所闻，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为如是？为不如是？实有三十二大人相耶？”

优多罗摩纳答曰：“唯然，尊，实如所闻，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沙门瞿昙如是，非不如是，实有三十二相。

“尊，沙门瞿昙足安平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足下生轮，轮有千辐，一切具足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足指纤长。是谓，尊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足周正直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足跟踝后两边平满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足两踝傭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身毛上向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手足网缦，犹如鹅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手足极妙，柔弱软软，犹兜罗华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肌皮软细，尘水不著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一一毛，一一毛者，身一一孔一毛生，色若绀青，如螺右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天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鹿腨肠，犹如鹿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阴马藏，犹良马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身形圆好，犹尼拘类树，上下圆相称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身不阿曲，身不曲者，平立伸手以摩其膝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身黄金色，如紫磨金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身七处满，七处满者，两手、两足、两肩及项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其上身大，犹如师子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师子颊车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脊背平直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两肩上连，通颈平满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四十齿，平齿、不疏齿、白齿、通味第一味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梵音可爱，其声犹如迦罗毗伽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广长舌，广长舌者，舌从口出，遍覆其面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承泪处满，犹如牛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眼色绀青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顶有肉髻，团圆相称，发螺右旋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复次，尊，沙门瞿昙眉间生毛，洁白右萦。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大人大人之相。

“是谓，尊，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。若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由己自在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

“复次，尊，我见沙门瞿昙著衣、已著衣，被衣、已被衣，出房、已出房，出园、已出园，行道至村间，入村、已入村，在巷，入家、已入家，正床、已正床，坐、已坐，澡

手、已澡手，受饮食、已受饮食，食、已食，澡手咒愿，从坐起，出家、已出家，在巷，出村、已出村，入园、已入园，入房、已入房，尊，沙门瞿昙著衣齐整，不高不下，衣不近体，风不能令衣远离身。尊，沙门瞿昙被衣齐整，不高不下，衣不近体，风不能令衣远离身。尊，沙门瞿昙常著新衣，随顺于圣，以刀割截，染作恶色，如是彼圣染作恶色。彼持衣者，不为财物，不为贡高，不为自饰，不为庄严，但为障蔽蚊虻、风日之所触故，及为惭愧，覆其身故。

“彼出房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出房时，终不低身。尊，沙门瞿昙若欲行时，先举右足，正举正下，行不扰乱，亦无恶乱，行时两踝终不相振。尊，沙门瞿昙行时不为尘土所坌。所以者何？以本善行故。彼出园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出园时，终不低身，往到村间，身极右旋，观察如龙，遍观而观，不恐不怖，亦不惊惧，观于诸方。所以者何？以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故。彼入村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入村时，终不低身。彼在街巷不低视，亦不仰视，唯直正视，于中不碍所知所见。

“尊，沙门瞿昙诸根常定。所以者何？以本善行故。彼入家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入家时，终不低身。尊，沙门瞿昙回身右旋，正床而坐。彼于床上不极身力坐，亦不以手案髀坐床。彼坐床已，不悒悒，不烦恼，亦复不乐。受澡水时，不高不下，不多不少。彼受饮食，不高不下，不多不少。尊，沙门瞿昙受食平钵，等羹饮食。尊，沙门瞿昙抟食，齐整徐著口中，抟食未至，不豫张口，及在口中三嚼而咽，无饭及羹亦不断碎，有余在口，复内后抟。

“尊，沙门瞿昙以三事清净，食欲得味，不欲染味彼食，不为财物，不为贡高，不为自饰，不为庄严，但欲存身，久住无患，用止故疹，不起新病，存命无患，有力快乐。饭食已讫，受澡手水，不高不下，不多不少。受澡钵水，不高不下，不多不少。彼洗手净已，其钵亦净。洗钵净已，其手亦净。拭手已，便拭钵。拭钵已，便拭手。彼洗拭钵已，安著一面，不近不远，不数观钵，亦不为钵。彼不毁訾此食，亦不称誉彼食，但暂默然已，为诸居士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便退而还。彼出家时，身不低仰。

“尊，沙门瞿昙出家时，终不低身。彼在街巷不低视，亦不仰视，唯直正视，于中不碍所知所见。尊，沙门瞿昙诸根常定。所以者何？以本善行故。彼出村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出村时，终不低身。彼入园时，身不低仰。尊，沙门瞿昙入园时，终不低身。彼中食后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坛著于肩上，入房宴坐。尊，沙门瞿昙饶益世间故，入房宴坐。尊，沙门瞿昙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面色光泽。所以者何？以如

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故。

“尊，沙门瞿昙口出八种音声：一曰、甚深，二曰、毗摩楼簸，三曰、入心，四曰、可爱，五曰、极满，六曰、活瞿，七曰、分了，八曰、智也。多人所爱，多人所乐，多人所念，令得心定。尊，沙门瞿昙随众说法，声不出众外，唯在于众，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即从座起，还归本所。尊，沙门瞿昙其像如是，但有殊胜复过于是。尊，我欲诣彼沙门瞿昙，从学梵行。”

梵志梵摩告曰：“随意。”

于是，优多罗摩纳稽首梵志梵摩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愿从世尊学道受具足，成就比丘，得从世尊修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世尊度优多罗摩纳，令学道受具足。度优多罗摩纳，令学道受具足已，游行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展转进前，到弥萨罗，住弥萨罗大天奈林。彼弥萨罗梵志、居士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出家学道，游行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展转来至此弥萨罗，住大天奈林：“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若有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敬重礼拜，供养承事者，快得善利！我等宁可共往见彼沙门瞿昙，礼拜供养。”

彼弥萨罗梵志、居士各与等类眷属相随，从弥萨罗出，北行至大天奈林，欲见世尊礼拜供养。往诣佛已，或有弥萨罗梵志、居士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或有与佛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或有叉手向佛，却坐一面。或有遥见佛已，默然而坐。彼弥萨罗梵志、居士各各坐已，佛为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梵志梵摩闻沙门瞿昙释种子舍释宗族，出家学道，游行鞞陀提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展转来至此弥萨罗国，住大天奈林：“彼沙门瞿昙有大名称，周闻十方，彼沙门瞿昙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若有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敬重礼拜，供养承事者，快得善利！我宁可往见沙门瞿昙，礼拜供养。”

梵志梵摩告御者曰：“汝速严驾，我今欲往诣沙门瞿昙。”

御者受教，即速严驾讫，还白曰：“严驾已毕，尊自知时。”

于是，梵摩乘极贤妙车，从弥萨罗出，北行至大天奈林，欲见世尊礼拜供养。

尔时，世尊在无量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梵志梵摩遥见世尊在无量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，见已恐怖。于是，梵摩即避在道侧，至树下住，告一摩纳：“汝往诣彼沙门瞿昙，为我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瞿昙，我师梵摩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瞿昙，我师梵摩欲来见沙门瞿昙。’”

于是，摩纳即受教行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瞿昙，我师梵摩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瞿昙，我师梵摩欲来见沙门瞿昙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摩纳，令梵志梵摩安隐快乐，令天及人、阿修罗、揵沓和、罗刹及余种种身安隐快乐。摩纳，梵志梵摩欲来随意。”

于是，摩纳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而去，还诣梵志梵摩所，白曰：“尊，我已通沙门瞿昙，彼沙门瞿昙今住待尊，唯尊知时。”

梵志梵摩即从车下，步诣佛所。彼众遥见梵志梵摩来，即从座起，开道避之。所以者何？以有名德及多识故。

梵志梵摩告彼众曰：“诸贤，各各复坐！我欲直往见沙门瞿昙。”

于是，梵摩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尔时，梵摩不坏二根，眼根及耳根。梵志梵摩坐已，谛观佛身三十二相，彼见三十相，于二相有疑：阴马藏及广长舌。梵志梵摩即时以偈问世尊曰：

“如我昔曾所闻，三十二大人相，

于中求不见二，尊沙门瞿昙身，

为有阴马藏不？一切人尊深密，

云何为人最尊？不现视微妙舌，

若尊有广长舌，惟愿令我得见，

今实有疑惑心，愿调御决我疑。”

世尊作是念：“此梵志梵摩求我身三十二相，彼见三十，于二有疑：阴马藏及广长舌。我今宁可除彼疑惑。”世尊知已，作如其像如意足，作如其像如意足已，梵志梵摩见世尊身阴马藏及广长舌。于中广长舌者，舌从口出，尽覆其面。世尊止如意足已，为

梵志梵摩说此颂曰：

“谓汝昔曾所闻，三十二大人相，

彼一切在我身，满具足最上正。

调御断于我疑，梵志发微妙信，

至难得见闻，最上正尽觉。

出世为极难，最上正尽觉，

梵志我正觉，无上正法王。”

梵志梵摩闻已，而作是念：“此沙门瞿昙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，成就大人相者，必有二处真谛不虚。若在家者，必为转轮王，聪明智慧，有四种军，整御天下，如法法王成就七宝。彼七宝者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女宝、居士宝、主兵臣宝，是谓为七。千子具足，颜貌端正，勇猛无畏，能伏他众。彼必统领此一切地乃至大海，不以刀杖，以法教令，令得安隐。若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必得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名称流布，周闻十方。”

于是，世尊而作是念：“此梵志梵摩长夜无谀谄、无欺诳，所欲所问者，一切欲知非为触娆，彼亦如是，我宁可说彼甚深阿毗昙。”世尊知已，为梵志梵摩即说颂曰：

“现世乐法故，饶益为后世，

梵志汝问事，随本意所思，

彼彼诸问事，我为汝断疑。”

世尊已许问，梵志梵摩故，便问世尊事，随本意所思：

“云何为梵志？三达有何义？

以何说无著？何等正尽觉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颂答曰：

“灭恶不善法，立住择梵行，

修习梵志行，以此为梵志。

明达于过去，见乐及恶道，

得无明尽说，知是立牟尼。

善知清净心，尽脱淫怒痴，

成就于三明，以此为三达。

远离不善法，正住第一义，

第一世所敬，以此为无著。

饶益天及人，与眼灭坏诤，

普知现视尽，以此正尽觉。”

于是，梵摩即从座起，欲稽首佛足。彼时大众同时俱发高大音声：“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、居士者，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，谓出生故，梵志梵摩为父母所举，受生清净，乃至七世父母不绝种族，生生无恶。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，供养奉事。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、居士者，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，谓学书故，梵志梵摩博闻总持，诵过四典经，深达因、缘、正、文、戏五句说。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，供养奉事。

“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、居士者，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，谓财物故，梵志梵摩极大富乐，资财无量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食邑种种具足丰饶，弥萨罗乃至水草木，谓王摩竭陀未生怨鞞陀提子特与梵封。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，供养奉事。沙门瞿昙甚奇！甚特！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所以者何？此弥萨罗国所有梵志、居士者，梵志梵摩于彼最第一，谓寿命故，梵志梵摩极大长老，寿命具足，年百二十六。彼为沙门瞿昙极下意尊敬作礼，供养奉事。”

是时，世尊以他心智知彼大众心之所念，世尊知已，告梵志梵摩：“止！止！梵志，但心喜足，可还复坐，为汝说法。”

梵志梵摩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世尊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如诸佛法，先说端正法，闻者欢悦，谓说施、说戒、说生天法，毁訾欲为灾患，生死为秽，称叹无欲为妙，道品白净。为说是已，佛知彼有欢喜心、具足心、柔软心、堪耐心、升上心、一向心、无疑心、无盖心，有能有力受佛正法，谓如诸佛所说正要，世尊具为彼说苦、集、灭、道。梵志梵摩即于座上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，犹如白素易染为色，如是梵摩即于座上见四圣谛苦、集、灭、道。

于是，梵摩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由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：“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时，梵志梵摩又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惟愿明日垂顾受请，及比丘众！”

世尊为梵志梵摩故，默然而受。梵志梵摩知世尊默然受已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还归其家，即于其夜施设肴馔极妙上味、种种丰饶食啖含消。施设已讫，平旦敷床，至时唱曰：“世尊，饭食已办，唯圣知时。”

于是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比丘翼从，世尊在前，往诣梵志梵摩家，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。梵志梵摩知世尊及比丘众众坐已定，自行澡水，以上味肴馔、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自手斟酌，令极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竟，取一小床，坐受咒愿。

梵志梵摩坐已，世尊为彼说咒愿曰：

“咒火第一斋，通音诸音本，

王为人中尊，海为江河长，

月为星中明，明照无过日。

上下维诸方，及一切世间，

从人乃至天，唯佛最第一。”

于是，世尊为梵志梵摩说咒愿已，从座起去。弥萨罗国住经数日，摄衣持钵，则便游行至舍卫国，展转前进，到舍卫国，住胜林给孤独园。于是，众多比丘舍卫乞食时，闻彼弥萨罗梵志梵摩以偈问佛事，彼便命终。诸比丘闻已，食讫，中后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坛著于肩上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等众多比丘平旦著衣，持钵入舍卫乞食时，闻彼弥萨罗梵志梵摩以偈问佛事，彼便命终。世尊，彼至何处？为生何许？后世云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，梵志梵摩极有大利，最后知法，为法故不烦劳我。比丘，梵志梵摩五下分结尽，生彼得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”

尔时，世尊记说梵摩得阿那含。佛说如是，梵志梵摩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梵志品第十二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根本分别品第十三（有十经）（第四分别诵）

分别六界、处，观法、温泉林，

释中禅室尊，阿难说、意行，

拘楼瘦无诤，鹦鹉、分别业。

根本分别品分别六界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摩竭陀国，往诣王舍城宿。于是，世尊住至陶家，语曰：“陶师，我今欲寄陶屋一宿，汝见听耶？”

陶师答曰：“我无所违，然有一比丘先已住中，若彼听者，欲住随意。”

尔时，尊者弗迦逻娑利先已在彼住陶屋中。于是，世尊出陶师家入彼陶屋，语尊者弗迦逻娑利曰：“比丘，我今欲寄陶屋一宿，汝见听耶？”

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：“君！我无所违，且此陶屋草座已敷，君欲住者，自可随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从彼陶屋出外洗足讫，还入内，于草座上敷尼师坛，结跏趺坐，竟夜默然静坐定意，尊者弗迦逻娑利亦竟夜默然静坐定意。彼时，世尊而作是念：“此比丘住止寂静，甚奇！甚特！我今宁可问彼比丘：汝师是谁？依谁出家学道受法？”

世尊念已，问曰：“比丘，汝师是谁？依谁出家学道受法？”

尊者弗迦逻裟利答曰：“贤者，有沙门瞿昙释种子，舍释宗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觉无上正尽觉，彼是我师，依彼出家学道受法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比丘，曾见师耶？”

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：“不见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若见师者，为识不耶？”

尊者弗迦逻婆利答曰：“不识。然，贤者，我闻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闻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是我师，依彼出家学道受法。”

彼时，世尊复作是念：“此族姓子依我出家学道受法，我今宁可为说法耶？”世尊念已，语尊者弗迦逻娑利曰：“比丘，我为汝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亦善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谓分别六界，汝当谛听，善思念之！”

尊者弗迦逻娑利答曰：“唯然。”

佛告彼曰：“比丘，人有六界聚、六触处、十八意行、四住处。若有住彼，不闻忧戚事，不闻忧戚事已，意便不憎、不忧、不劳，亦不恐怖，如是有教，不放逸慧，守护真谛，长养惠施。

“比丘，当学最上，当学至寂，分别六界。如是，比丘，人有六界聚。此说何因？谓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比丘，人有六界聚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比丘，人有六触处。此说何因？谓比丘眼触见色，耳触闻声，鼻触嗅香，舌触尝味，身触觉触，意触知法。比丘，人有六触处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比丘，人有十八人意行。此说何因？谓比丘眼见色，观色喜住，观色忧住，观色舍住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，观法喜住，观法忧住，观法舍住。比丘，此六喜观、六忧观、六舍观，合已十八行。比丘，人有十八意行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比丘，人有四住处。此说何因？谓真谛住处、慧住处、施住处、息住处。比丘，人有四住处者，因此故说。云何比丘不放逸慧？若有比丘分别身界：‘今我此身有内地界而受于生。’此为云何？谓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粗细肤、皮、肉、骨、筋、肾、心、肝、肺、脾、大肠、粪，如斯之比，此身中余在内，内所摄坚，坚性住内，于生所受，是谓比丘内地界也。比丘，若有内地界及外地界者，彼一切总说地界，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神也。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染著于此地界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放逸慧，若有比丘分别身界：‘今我此身有内水界而受于生。’此为云何？谓脑髓、眼泪、汗、涕、唾、脓、血、肪、髓、涎、痰、小便，如斯之比，此身中余在内，内所摄水，水性润内，于生所受，是谓比丘内水界也。比丘，若有内水界及外水界者，彼一切总说水界，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神也。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染著于此水界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放逸慧，若有比丘分别此身界：‘今我此身有内火界而受于生。’此为云何？谓热身、暖身、烦闷身、温壮身，谓消饮食，如斯之比，此身中余在内，内所摄火，火性热内，于生所受，是谓比丘内火界也。比丘，若有内火界及外火界者，彼一切总说火界，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神也。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染著于此火界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放逸慧，若有比丘分别身界：‘今我此身有内风界而受于生。’此为云何？谓上风、下风、胁风、掣缩风、蹴风、非道风、节节行风、息出风、息入风，如斯之比，此身中余在内，内所摄风，风性动内，于生所受，是谓比丘内风界也。比丘，若有内风界及外风界者，彼一切总说风界，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神也。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染著于此风界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放逸慧，若有比丘分别身界：‘今我此身有内空界而受于生。’此为云何？谓眼空、耳空、鼻空、口空、咽喉动摇，谓食啖含消，安徐咽住，若下过出，

如斯之比，此身中余在内，内所摄空，在空不为肉、皮、骨、筋所覆，是谓比丘内空界也。比丘，若有内空界及外空界者，彼一切总说空界，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神也。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染著于此空界，是谓比丘不放逸慧。

“比丘，若有比丘于此五界知其如真，知如真已，心不染彼而解脱者，唯有余识。此何等识？乐识、苦识、喜识、忧识、舍识。比丘，因乐更乐故生乐觉，彼觉乐觉，觉乐觉已，即知觉乐觉。若有比丘灭此乐更乐，灭此乐更乐已，若有从乐更乐生乐觉者，彼亦灭息止，知已冷也。比丘，因苦更乐故生苦觉，彼觉苦觉，觉苦觉已，即知觉苦觉。若有比丘灭此苦更乐，灭此苦更乐已，若有从苦更乐生苦觉者，彼亦灭息止，知已冷也。比丘，因喜更乐故生喜觉，彼觉喜觉，觉喜觉已，即知觉喜觉。若有比丘灭此喜更乐，灭此喜更乐已，若有从喜更乐生喜觉者，彼亦灭息止，知已冷也。比丘，因忧更乐故生忧觉，彼觉忧觉，觉忧觉已，即知觉忧觉。若有比丘灭此忧更乐，灭此忧更乐已，若有从忧更乐生忧觉者，彼亦灭息止，知已冷也。比丘，因舍更乐故生舍觉，彼觉舍觉，觉舍觉已，即知觉舍觉。若有比丘灭此舍更乐，灭此舍更乐已，若有从舍更乐生舍觉者，彼亦灭息止，知已冷也。比丘，彼彼更乐故生彼彼觉，灭彼彼更乐已，彼彼觉亦灭，彼知此觉从更乐，更乐本，更乐习，从更乐生，以更乐为首，依更乐行。

“比丘，犹如火母，因钻及人方便热相故，而生火也。比丘，彼彼众多林木相离分散，若从彼生火，火数热于生数受，彼都灭止息，则冷樵木也。如是，比丘，彼彼更乐故生彼彼觉，灭彼彼更乐故彼彼觉亦灭！彼知此觉从更乐，更乐本，更乐习，从更乐生，以更乐为首，依更乐行。若比丘不染此三觉而解脱者，彼比丘唯存于舍，极清净也。比丘，彼比丘作是念：‘我此清净舍，移入无量空处，修如是心，依彼、住彼、立彼、缘彼、系缚于彼；我此清净舍，移入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，修如是心，依彼、住彼、立彼、缘彼、系缚于彼。’

“比丘，犹工炼金上妙之师，以火烧金，锻令极薄。又以火燻，数数足火熟炼令净，极使柔软而有光明。比丘，此金者，于金师以数数足火熟炼令净，极使柔软而有光明已，彼金师者，随所施设，或缠缯彩，严饰新衣，指环、臂钏、璎珞、宝鬘，随意所作。如是，比丘，彼比丘作是念：‘我此清净舍，移人无量空处，修如是心，依彼、住彼、立彼、缘彼、系缚于彼；我此清净舍，移入无量识处，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，修如是心，依彼、住彼、立彼、缘彼、系缚于彼。’

“彼比丘复作是念：‘我此清净舍，依无量空处者，故是有为。若有为者，则是无常；若无常者，即是苦也；若是苦者，便知苦。知苦已，彼此舍不复移入无量空处。我此清净舍，依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者，故是有为。若有为者，则是无

常；若无常者，即是苦也；若是苦者，便知苦。知苦已，彼此舍不复移入无量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有想非无想处。’比丘，若有比丘于此四处以慧观之，知其如真，心不成就，不移入者，彼于尔时不复有为，亦无所思，谓有及无。彼受身最后觉，则知受身最后觉；受命最后觉，则知受命最后觉。身坏命终，寿命已讫，彼所觉一切灭息止，知至冷也。

“比丘，譬如燃灯，因油因炷，彼若无人更增益油，亦不续炷，是为前已灭讫，后不相续，无所复受。如是，比丘受身最后觉，则知受身最后觉；受命最后觉，则知受命最后觉。身坏命终，寿命已讫，彼所觉一切灭息止，知至冷也。比丘，是谓比丘第一正慧，谓至究竟灭讫，漏尽比丘成就于彼，成就第一正慧处。比丘，此解脱住真谛，得不移动。真谛者，谓如法也；妄言者，谓虚妄法。比丘，成就彼第一真谛处。

“比丘，彼比丘施说施若本必有怨家，彼于尔时放舍、吐离、解脱、灭讫。比丘，是谓比丘第一正惠施，谓舍离一切世尽，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比丘成就于彼，成就第一惠施处。比丘，彼比丘心为欲、恚、痴所秽，不得解脱。比丘，此一切淫、怒、痴尽，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第一息。比丘，成就彼者成就第一息处。

“比丘，我者是自举，我当有是亦自举，我当非有非无是亦自举，我当色有是亦自举，我当无色有是亦自举，我当非有色非无色是亦自举，我当有想是亦自举，我当无想是亦自举，我当非有想非无想是亦自举，是贡高、是骄傲、是放逸。比丘，若无此一切自举、贡高、骄傲、放逸者，意谓之息。比丘，若意息者，便不憎、不忧、不劳、不怖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成就法故，不复有可说憎者。若不憎则不忧，不忧则不愁，不愁则不劳，不劳则不怖，因不怖便当般涅槃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说此法已，尊者弗迦逻娑利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于是，尊者弗迦逻娑利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由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；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悔过。善逝，我自首。如愚如痴，如不定，如不善解，不识良田，不能自知。所以者何？以我称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君也。惟愿世尊听我悔过！我悔过已，后不更作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汝实愚痴，汝实不定，汝不善解，谓称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为君也。比丘，若汝能自悔过，见已发露，护不更作者；比丘，如是则于圣法、律中益而不损，谓能自悔过，见已发露，护不更作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弗迦逻娑利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分别六处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谓分别六处经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唯当受教。”

佛言：“汝等六处当知内也，六更乐处当知内，十八意行当知内，三十六刀当知内，于中断彼成就是，无量说法当知内。三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。无上调御士者，调御士趣一切方，是谓分别六处经事。

“六处当知内者，此何因说？谓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。六处当知内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六更乐处当知内者，此何因说？谓眼更乐为见色，耳更乐为闻声，鼻更乐为嗅香，舌更乐为尝味，身更乐为觉触，意更乐为知法。六更乐处当知内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十八意行当知内者，此何因说？比丘者，眼见色已，分别色喜住，分别色忧住，分别色舍住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已，分别法喜住，分别法忧住，分别法舍住，是谓分别六喜、分别六忧、分别六舍，总说十八意行。十八意行当知内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三十六刀当知内者，此何因说？有六喜依著，有六喜依无欲；有六忧依著，有六忧依无欲；有六舍依著，有六舍依无欲。

“云何六喜依著？云何六喜依无欲？眼见色已生喜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喜依著？眼知色可喜、意念、爱色、欲相应乐，未得者欲得，已得者忆已生喜，如是喜，是谓喜依著。云何喜依无欲？知色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色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生喜，如是喜，是谓喜依无欲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已生喜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喜依著？意知法可喜、意念、爱法、欲相应乐，未得者欲得，已得者忆已生喜，如是喜，是谓喜依著。云何喜依无欲？知法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法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生喜，如是喜，是谓喜依无欲。

“云何六忧依著？云何六忧依无欲？眼见色已生忧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忧依著？眼知色可喜、意念、爱色、欲相应乐，未得者不得，已得者过去、散坏、灭、变易，生忧，如是忧，是谓忧依著。云何忧依无欲？知色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

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色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作是念：‘我何时彼处成就游？谓处诸圣人成就游。’是为上具触愿恐怖，知苦忧生忧。如是忧，是谓忧依无欲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已生忧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忧依著？意知法可喜、意念、爱法、欲相应乐，未得者不得，已得者过去、散坏、灭、变易，生忧，如是忧，是谓忧依著。云何忧依无欲？知法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法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作是念：‘我何时彼处成就游？谓处诸圣人成就游。’是为上具触愿恐怖，知苦忧生忧。如是忧，是谓忧依无欲。

“云何六舍依著？云何六舍依无欲？眼见色已生舍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舍依著？眼知色生舍，彼平等、不多闻、无智慧、愚、痴、凡夫，为色有舍，不离色，是谓舍依著。云何舍依无欲？知色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色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舍住，若有至意修习舍，是谓舍依无欲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已生舍，当知二种，或依著，或依无欲。云何舍依著？意知法生舍，平等、不多闻、无智慧、愚、痴、凡夫，为法有舍，不离法，是谓舍依著。云何舍依无欲？意知法无常、变易，尽、无欲、灭、息，前及今一切法无常、苦、灭法，忆已舍住，若有至意修习舍，是谓舍依无欲。

“是为六喜依著、六喜依无欲、六忧依著、六忧依无欲、六舍依著、六舍依无欲，总说三十六刀。当知内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于中断彼成就是者，此何因说？谓此六喜依无欲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六喜依著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谓此六忧依无欲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六忧依著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谓此六舍依无欲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六舍依著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谓此六忧依无欲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六喜依无欲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谓此六舍依无欲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六忧依无欲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

“有舍无量更乐，若干更乐；有舍一更乐，不若干更乐。云何有舍无量更乐，若干更乐？若舍为色、为声、为香、为味、为触，此舍无量更乐，若干更乐。云何舍一更乐，不若干更乐？谓舍或依无量空处，或依无量识处，或依无所有处，或依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此舍一更乐，不若干更乐。谓此舍有一更乐，不若干更乐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舍有无量更乐，若干更乐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取无量、依无量、住无量，谓此舍有一更乐，不若干更乐，取是、依是、住是也。谓此舍有无量更乐，苦干更乐，灭彼、除彼、吐彼，如是断彼也。于中断彼成就是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无量说法当知内者，此何因说？如来有四弟子，有增上行、有增上意、有增上念、有增上慧，有辩才成就第一辩才，寿活百岁，如来为彼说法满百年，除饮食时、大小便时、睡眠息时及聚会时，彼如来所说法，文句法句观义，以慧而速观义，不复更问于如来法。所以者何？如来说法无有极不可尽法，文句法句观义，乃至四弟子命终。犹如四种善射之人，挽强俱发，善学善知，而有方便，速彻过去。如是，世尊有四弟子，有增上行、有增上意、有增上念、有增上慧，有辩才成就第一辩才，寿活百岁，如来为彼说法满百年，除饮食时、大小便时、睡眠息时及聚会时，彼如来所说法，文句法句观义，以慧而速观义，不复更问于如来法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无极不可尽。无量说法当知内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三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者，此何因说？若如来为弟子说法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，亦不顺行，不立于智，其心不趣向法、次法，不受正法，违世尊教，不能得定者，世尊不以此为忧戚也。但世尊舍无所为，常念常智，是谓第一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也。

“复次，如来为弟子说法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，其心归趣向法、次法，受持正法，不违世尊教，能得定者，世尊不以此为欢喜也。但世尊舍无所为，常念常智，是谓第二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也。

“复次，如来为弟子说法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或有弟子而不恭敬，亦不顺行，不立于智，其心不趣向法、次法，不受正法，违世尊教，不能得定者。或有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，其心归趣向法、次法，受持正法，不违世尊教，能得定者，世尊不以此为忧戚，亦不欢喜。但世尊舍无所为，常念常智，是谓第三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也。三意止，谓圣人所习，圣人所习已，众可教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无上调御士者，调御士趣一切方者，此何因说？调御士者，此说调御士趣一方，或东方、或南方、或西方、或北方。调御象者，调御象趣一方，或东方，或南、西、北方。调御马者，调御马趣一方，或东方，或南、西、北方。调御牛者，调御牛趣一方，或东方，或南、西、北方也。无上调御士者，调御士趣一切方，于中方者色观色，是谓第一方。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是谓第二方。净解脱身触成就游，是谓第三方。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，是谓第四方。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，是谓第五方。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

成就游，是谓第六方。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是谓第七方。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想知灭尽身触成就游，慧观漏尽断智，是谓第八方。无上调御士者，调御士趣一切方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分别观法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谓分别观法经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世尊，唯当受教。”

佛言：“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出外洒散，心不住内，不受而恐怖。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不出外不洒散，心住内，不受不恐怖，如是不复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说苦边。”佛说如是已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于是，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“诸贤当知，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出外洒散，心不住内，不受而恐怖。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不出外不洒散，心住内，不受不恐怖，如是不复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说苦边。’”

彼复作是念：“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”彼复作是念：“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诸贤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请说此义。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，我等当善受持！”

于是，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大迦旃延，当知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出外洒散，心不住内，不受而恐怖。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不出外不洒散，心住内，不受不恐怖，如是不复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说苦边。’我等便作是念：‘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’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’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尔时，尊者大迦旃延告曰：“诸贤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诸贤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见大树成根、茎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，彼人不触根、茎、节、实，但触枝叶。诸贤所说亦复如是，世尊现在，舍来就我而问此义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当知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

，由彼世尊。诸贤，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诸贤等当善受持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尊者大迦旃延，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，由彼世尊。我等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我等当善受持。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，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。”

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：“诸贤等，共听我所说。诸贤，云何比丘心出外洒散？诸贤，比丘眼见色，识食色相，识著色乐相，识缚色乐相，彼色相味结缚心出外洒散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，识食法相，识著法乐相，识缚法乐相，彼法相味结缚心出外洒散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心出外洒散。诸贤，云何比丘心不出外洒散？诸贤，比丘眼见色，识不食色相，识不著色乐相，识不缚色乐相，彼色相味不结缚心，不出外洒散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，识不食法相，识不著法乐相，识不缚法乐相，彼法相味不结缚心，不出外洒散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心不出外洒散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心不住内？诸贤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识著离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识著定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识著无喜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乐灭、苦灭，喜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识著舍及念清净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

“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。游彼识著空智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识著识智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识著无所有智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彼识著无想智味，依彼住彼，缘彼缚彼，识不住内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心不住内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心住内？诸贤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识不著离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识不著

定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识不著无喜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识不著舍及念、清净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

“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识不著空智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识不著识智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，彼识不著无所有智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复次，诸贤，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。彼识不著无想智味，不依彼不住彼，不缘彼不缚彼，识住内也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心住内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不受而恐怖？诸贤，比丘不离色染，不离色欲，不离色爱，不离色渴。诸贤，若有比丘不离色染，不离色欲，不离色爱，不离色渴者，彼欲得色、求色、著色、住色，色即是我，色是我有。彼欲得色、著色、住色，色即是我，色是我有已，识扪摸色。识扪摸色已，变易彼色时，识转于色。识转于色已，彼生恐怖法，心住于中。因心不知故，便怖惧烦劳，不受而恐怖；如是觉、想、行，比丘不离识染，不离识欲，不离识爱，不离识渴。诸贤，若有比丘不离识染，不离识欲，不离识爱，不离识渴者，彼欲得识、求识、著识、住识，识即是我，识是我有。彼欲得识、求识、著识、住识，识即是我，识是我有已，识扪摸识。识扪摸识已，变易彼识时，识转于识。识转于识已，彼生恐怖法，心住于中。因心不知故，便怖惧烦劳，不受而恐怖。诸贤，如是比丘不受恐怖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不受不恐怖？诸贤，比丘离色染，离色欲，离色爱，离色渴。诸贤，若有比丘离色染、离色欲、离色爱、离色渴者，彼不欲得色，不求色，不著色，不住色，色非是我，色非我有。彼不欲得色，不求色，不著色，不住色，色非是我，色非我有已，识不扪摸色。识不扪摸色已，变易彼色时，识不转于色。识不转于色已，彼不生恐怖法，心不住中。因心知故，便不怖惧，不烦劳，不受，不恐怖；如是觉、想、行，比丘离识染，离识欲，离识爱，离识渴。诸贤，若有比丘离识染，离识欲，离识爱，离识渴者，彼不欲得识，不求识，不著识，不住识，识非是我，识非我有。彼不欲得识，不求识，不著识，不住识，非是我，识非我有已，识不扪摸识。识不扪摸识已，变易彼识时，识不转于识。识不转于识已，彼不生恐怖法，心不住中。因心知故，便不怖惧

，不烦劳，不受，不恐怖。诸贤，如是比丘不受不恐怖。

“诸贤，谓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出外洒散，心不住内，不受而恐怖。比丘，如是如是观，如汝观已，比丘，心不出外不洒散，心住内，不受不恐怖，如是不复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说苦边。’此世尊略说，不广分别义，我以此句、以此文广说如是。诸贤，可往向佛具陈。若如世尊所说义者，诸贤等便可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；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向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，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法、有义。所以者何？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彼弟子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如迦旃延比丘所说，汝等应当如是受持！所以者何？以说观义应如是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根本分别品温泉林天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三弥提亦游王舍城，住温泉林。于是，尊者三弥提夜将向旦，从房而出，往诣温泉，脱衣岸上，入温泉浴，浴已还出，拭体著衣。

尔时，有一天形体极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将向旦，往诣尊者三弥提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极妙，光明普照。于温泉岸，彼天却住于一面已，白尊者三弥提曰：“比丘，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”

尊者三弥提答彼天曰：“我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。”

寻问彼天：“汝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”

彼天答曰：“我亦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。”

尊者三弥提复问彼天：“谁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”

彼天答曰：“世尊游此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，彼受持跋地罗帝偈也。比丘，可往面从世尊，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罗帝偈者，有法有义，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当以跋地罗帝偈善受持诵。”

彼天说如是，稽首尊者三弥提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

于是，尊者三弥提，天没不久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于今日夜将向旦出房往诣彼温泉所，脱衣岸上，入温泉浴，浴已便出，住岸拭身。尔时，有一天形体极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将向旦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极妙，光明普照。于温泉岸，彼天却住于一面已，而白我曰：‘比丘，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’我答彼天：‘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。’我问彼天：‘汝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’彼天答曰：‘我亦不受持跋地罗帝偈也？’我复问天：‘谁受持跋地罗帝偈耶？’彼天答曰：‘世尊游此王舍城，住竹林迦兰哆园，彼受持跋地罗帝偈也。比丘，可往面从世尊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罗帝偈者，有义有法，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当以跋地罗帝偈善受持诵。’彼天说如是，稽首我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三弥提，汝知彼天从何处来？彼天名何耶？”

尊者三弥提答曰：“世尊，我不知彼天从何所来，亦不知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三弥提，彼天子名正殿，为三十三天军将。”

于是，尊者三弥提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三弥提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说。”

尊者三弥提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，佛言：

“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”

佛说如是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于是，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“诸贤当知，世尊略说此教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人室宴坐：

“‘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’”

彼复作是念：“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”彼复作是念：“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诸贤共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请说此义。若尊者大迦旃延为分别者，我等当善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往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大迦旃延当知，世尊略说此教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

“‘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’

“我等便作是念：‘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’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’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尊者大迦旃延告曰：“诸贤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诸贤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见大树成根、茎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，彼人不触根、茎、节、实，但触枝、叶。诸贤所说亦复如是，世尊现在，舍来就我而问此义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当知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。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诸贤等当善受持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尊者大迦旃延，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，我等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我等当善受持。然尊者大迦旃延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大迦旃延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，惟愿尊者大迦旃延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尊者大迦旃延告诸比丘：“诸贤等共听我所说。诸贤，云何比丘念过去耶？诸贤，比丘实有眼知色可喜、意所念，爱色，欲相应，心乐，扪摸本，本即过去也。彼为过去识欲染著，因识欲染著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念过去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实有意知法可喜、意所念，爱法，欲相应，心乐，扪摸本，本即过去也。彼为过去识欲染著，因识欲染著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念过去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念过去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不念过去？诸贤，比丘实有眼知色可喜、意所念，爱色，欲相应，心乐，扪摸本，本即过去也。彼为过去识不欲染著，因识不欲染著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念过去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实有意知法可喜、意所念，爱法，欲相应，心乐，扪摸本，本即过去也。彼为过去识不欲染著，因识不欲染著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念过去。诸贤，如是比丘不念过去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愿未来耶？诸贤，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识未来者，彼未得欲得，已得心愿，因心愿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愿未来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有意、法、意识未来者，未得欲得，已得心愿，因心愿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愿未来。诸贤，如是比丘愿未来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不愿未来？诸贤，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识未来者，未得不欲得，已得心不愿，因心不愿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愿未来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有意、法、意识未来者，未得不欲得，已得心不愿，因心不愿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愿未来。诸贤，如是比丘不愿未来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受现在法？诸贤，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识现在者，彼于现在识欲染著，因识欲染著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受现在法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有

意、法、意识现在者，彼于现在识欲染著，因识欲染著已，则便乐彼；因乐彼已，便受现在法。诸贤，如是比丘受现在法也。

“诸贤，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？诸贤，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识现在者，彼于现在识不欲染著，因识不欲染著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受现在法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有意、法、意识现在者，彼于现在识不欲染著，因识不欲染著已，则便不乐彼；因不乐彼已，便不受现在法。诸贤，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。

“诸贤，谓世尊略说此教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

“‘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’

“此世尊略说，不广分别，我以此句、以此文广说如是。诸贤，可往向佛具陈。若如世尊所说义者，诸贤等便可共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大迦旃延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；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向世尊略说此教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法、有义。所以者何？谓师为弟子略说此教，不广分别，彼弟子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如迦旃延比丘所说，汝等应当如是受持！所以者何？以说观义应如是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释中禅室尊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卢夷强耆游于释中，在无事禅室。于是，尊者卢夷强耆夜将向旦，从彼禅室出，在露地禅室荫中，于绳床上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尔时，有一天形体极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将向旦，往诣尊者卢夷强耆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极妙，光明普照。于其禅室，彼天却住于一面已，白尊者卢夷强耆曰：“比丘，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”

尊者卢夷强耆答彼天曰：“我不受持跋地罗帝偈，亦不受义。”

寻问彼天：“汝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”

彼天答曰：“我受持跋地罗帝偈，然不受义。”

尊者卢夷强耆复问彼天：“云何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义耶？”

彼天答曰：“一时，世尊游王舍城，住竹林迦兰哆园。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：

“‘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’

“比丘，我如是受持跋地罗帝偈，不受持义。”

尊者卢夷强耆复问彼天：“谁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”

彼天答曰：“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，彼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比丘，可往面从世尊，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，有义有法，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当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。”

彼天说如是，稽首尊者卢夷强耆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

天没不久，于是，尊者卢夷强耆在释中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往诣舍卫国。展转进前，至舍卫国，住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卢夷强耆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一时游于释中，在无事禅室。世尊，我于尔时夜将向旦，从彼禅室出，在露地禅室荫中，于绳床上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尔时，有一天形体极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将向旦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极妙，光明普照。于其禅室，彼天却住于一面已，而白我曰：‘比丘，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’我答彼天：‘不受持跋地罗帝偈，亦不受义。’寻问彼天：‘汝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’彼天答曰：‘我受持跋地罗帝偈，然不受义。’我复问天：‘云何受持跋地罗帝偈而不受义耶？’天答我曰：‘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住竹林迦兰哆园，尔时，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：

“‘“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不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”

“‘比丘，我如是受持拔地罗帝偈，不受持义也。’我复问天：‘谁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’天答我曰：‘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，彼受持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比丘，可往面从世尊，善受持诵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，有义有法，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当以跋地罗帝偈及其义善受持诵。’彼天说如是，稽首我足，绕三匝已，即彼处没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问尊者卢夷强耆：“汝知彼天从何处来？彼天名何耶？”

尊者卢夷强耆答曰：“世尊，我不知彼天从何处来，亦不知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强耆，彼天子名般那，为三十三天军将。”

彼时，尊者卢夷强耆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强耆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广说其义。”

尊者卢夷强耆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

“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

“强耆，云何比丘念过去耶？若比丘乐过去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过去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念过去也。强耆，云何比丘不念过去？若比丘不乐过去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过去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念过去。

“强耆，云何比丘愿未来耶？若比丘乐未来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未来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愿未来也。强耆，云何比丘不愿未来？若比丘不乐未来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未来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愿未来。

“强耆，云何比丘受现在法？若比丘乐现在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现在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受现在法。强耆，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？若比丘不乐现在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现在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卢夷强耆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阿难说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夜集讲堂，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过夜平旦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彼尊者阿难为诸比丘夜集讲堂，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至阿难比丘所，作如是语：‘阿难，世尊呼汝。’”

彼一比丘受世尊教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往至尊者阿难所而语曰：“世尊呼尊者阿难。”

尊者阿难即往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世尊问曰：“阿难，汝实为诸比丘夜集讲堂，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唯然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阿难，汝云何为诸比丘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耶？”

尊者阿难即便说曰：

“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，

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

现在所有法，彼亦当为思，

念无有坚强，慧者觉如是。

若作圣人行，孰知愁于死？

我要不会彼，大苦灾患终。

如是行精勤，昼夜无懈怠，

是故常当说，跋地罗帝偈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念过去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乐过去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过去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念过去也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不念过去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不乐过去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过去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念过去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愿未来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乐未来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未来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愿未来也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不愿未来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不乐未来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未来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愿未来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受现在法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乐现在色，欲、著、住；乐现在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受现在法。”

世尊即复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比丘不受现在法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不乐现在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；不乐现在觉、想、行、识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受现在法。世尊，我以如是为诸比丘夜集讲堂，说跋地罗帝偈及其义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有眼、有智、有义、有法。所以者何？谓弟子在师面前如是句、如是文广说此义，实如阿难比丘所说，汝等应当如是受持！所以者何？此说观义应如是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意行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为汝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谓分别意行经，如意行生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意行生？若有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梵身天中。诸梵身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离生喜乐；及比丘住此，入初禅，受离生喜乐。此二离生喜乐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梵身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晃昱天中。诸晃昱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定生喜乐；及比丘住此，入第二禅，受定生喜乐。此二定生喜乐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晃昱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遍净天中。诸遍净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无喜乐；及比丘住此，入第三禅，受无喜乐。此二无喜乐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遍净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果实天中。诸果实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舍、念、清净乐；及比丘住此，入第四禅，受舍、念、清净乐。此二舍、念、清净乐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果实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无量空处天中。诸无量空处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无量空处想；及比丘住此，受无量空处想。此二无量空处想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无量空处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度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无量识处天中。诸无量识处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无量识处想；及比丘住此，受无量识处想。此二无量识处想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无量识处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度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无所有处天中。诸无所有处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无所有处想；及比丘住此，受无所有处想。此二无所有处想，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无所有处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想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彼此定乐欲住，彼此定乐欲住已，必有是处，住彼乐彼，命终生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。诸非有想非无想处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非有想非无想处想；及比丘住此，受非有想非无想处想。此二想无有差别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后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习、如是广布，生非有想非无想处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“复次，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想，知灭身触成就游，慧见诸漏尽断智。彼诸定中，此定说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妙。犹如因牛有乳，因乳有酪，因酪有生酥，因生酥有熟酥，因熟酥有酥精。酥精者说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妙。如是彼诸定中，此定说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胜、最妙。得此定、依此定、住此定已，不复受生老病死苦，是说苦边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拘楼瘦无诤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婆奇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名分别无诤经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莫求欲乐、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。离此二边，则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。有称、有讥，有无称、无讥而为说法。决定于齐，决定知已，所有内乐当求彼也。莫相道说，亦莫面前称誉。齐限说，莫求齐限。随国俗法，莫是莫非。此分别无诤经事。

“莫求欲乐、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者，此何因说？莫求欲乐、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，是说一边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者，是说二边。莫求欲乐、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离此二边，则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觉、趣涅槃者，此何因说？有圣道八支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谓为八。离此二边，则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觉、趣涅槃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有称、有讥，有无称、无讥而为说法者，此何因说？云何为称？云何为讥？而不说法。若有欲相应与喜乐俱，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讥。所以者何？欲者，无常、苦、磨灭法。彼知欲无常已，是故

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讥。

“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讥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门、梵志所可畏苦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彼沙门、梵志复抱此苦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讥。有结不尽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讥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结不尽者，彼有亦不尽，是故彼一切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讥也。有结尽者，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称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结尽者，彼有亦尽，是故彼一切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称也。

“不求内乐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讥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不求内乐者，彼亦不求内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讥也。求于内乐，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自称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求内乐者，彼亦求内，是故彼一切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称。如是有称有讥而不说法也，不称不讥而为说法。

“云何不称不讥而为说法？若欲相应与喜乐俱，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说，欲无常、苦、磨灭法。彼知欲无常已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说，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也。

“有结不尽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说，若有结不尽者，彼有亦不尽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也。有结尽者，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说，若有结尽者，彼有亦尽，是故彼一切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无苦法，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也。

“不求内乐，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说，若不求内乐者，彼亦不求内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也。求于内乐，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则便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

如是说，若有求内乐者，彼亦求内，是故彼一切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。不达此法，唯无苦法，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说法。如是不称、不讥而为说法，有称有讥、有无称无讥而为说法者，因此故说也。

“决定于齐，决定知已，所有内乐当求彼者。此何因说？有乐，非圣乐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不可修也。有乐，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也。

“云何有乐，非圣乐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不可修耶？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乐，此乐非圣乐，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不可修。

“云何有乐，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耶？若有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此乐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也。决定于齐，决定知已，所有内乐当求彼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莫相道说，亦莫面前称誉者，此何因说？有相道说不真实、虚妄无义相应，有相道说真实、不虚妄无义相应，有相道说真实、不虚妄与义相应。于中若有道说不真实、虚妄无义相应者，此终不可说；于中若有道说真实、不虚妄无义相应者，彼亦当学不说是也；于中若有道说真实、不虚妄义相应者，彼为知时，正智正念，令成就彼。如是面前称誉，莫相道说，亦莫面前称誉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齐限说，莫不齐限者，此何因说？不齐限说者，烦身，念喜忘，心疲极，声坏，向智者不自在也。齐限说者，不烦身，念不喜忘，心不疲极，声不坏，向智者得自在也。齐限说，莫不齐限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随国俗法，莫是莫非者，此何因说？云何随国俗法，是及非耶？彼彼方、彼彼人间、彼彼事，或说瓯，或说橹，或说杅，或说碗，或说器。如彼彼方、彼彼人间、彼彼事，或说瓯，或说橹，或说杅，或说碗，或说器，彼彼事随其力，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者虚妄，如是随国俗法，是及非也。云何随国俗法，不是不非耶？彼彼方、彼彼人间、彼彼事，或说瓯，或说橹，或说杅，或说碗，或说器。如彼彼方、彼彼人间、彼彼事，或说瓯，或说橹，或说杅，或说碗，或说器，彼彼事不随其力，不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者虚妄，如是随国俗法，不是不非也。随国俗法，莫是莫非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有诤法、无诤法。云何有诤法？云何无诤法？若欲相应与喜乐俱，极下贱业，为凡夫行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若自身苦行，至苦非圣行，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离此二边，则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有结不尽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有结灭尽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不求内乐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求于内乐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于中若有乐，非圣乐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不可修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于中若有乐，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也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于中若有道说不真实、虚妄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于中若有道说真实、不虚妄无义相应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于中若有道说真实、不虚妄与义相应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无齐限说者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此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齐限说者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随国俗法，是及非，此法有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诤？于法有苦、有烦、有热、有忧戚邪行，是故此法则有诤也。随国俗法，不是不非，此法无诤。以何等故此法无诤？此法无苦、无烦、无热、无忧戚正行，是故此法则无诤也。

“是谓诤法，汝等当知诤法及无诤法。知诤法及无诤法已，弃舍诤法，修习无诤法，汝等当学。”

如是须菩提族姓子以无诤道，于后知法如法、知法如真实，须菩提说偈：“此行真实空，舍此住止息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根本分别品鹦鹉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舍卫乞食，于乞食时往诣鹦鹉摩纳都提子家。是时，鹦鹉摩纳都提子少有所为，出行不在。彼时，鹦鹉摩纳都提子家有白狗，在大床上金盘中食。于是，白狗遥见佛来，见已便吠。世尊语白狗：“汝不应尔，谓汝从呿至吠。”

白狗闻已，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。鹦鹉摩纳都提子于后还家，见已白狗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，问家人曰：“谁触娆我狗，令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？”

家人答曰：“我等都无触娆白狗，令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。摩纳，当知今日沙门瞿昙来此乞食，白狗见已，便逐吠之。沙门瞿昙语白狗曰：‘汝不应尔，谓汝从呿至吠。’因是，摩纳，故令白狗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。”

鹦鹉摩纳都提子闻已，便大瞋恚，欲诬世尊，欲谤世尊，欲堕世尊。如是诬、谤、堕沙门瞿昙，即从舍卫出，往诣胜林给孤独园。

彼时，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世尊遥见鹦鹉摩纳都提子来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鹦鹉摩纳都提子来耶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鹦鹉摩纳都提子今命终者，如屈伸臂顷，必生地狱。所以者何？以彼于我极大瞋恚。若有众生因心瞋恚故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”

于是，鹦鹉摩纳都提子往诣佛所，语世尊曰：“沙门瞿昙，今至我家乞食来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我今往至汝家乞食。”

“瞿昙，向我白狗说何等事，令我白狗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我今平旦著衣持钵，入舍卫乞食，展转往诣汝家乞食。于是白狗遥见我来，见已而吠。我语白狗：‘汝不应尔，谓汝从呿至吠。’是故白狗极大瞋恚，从床来下，至木聚边忧戚愁卧。”

鹦鹉摩纳问世尊曰：“白狗前世是我何等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摩纳，慎莫问我！汝闻此已，必不可意。”

鹦鹉摩纳复更再三问世尊曰：“白狗前世是我何等？”

世尊亦至再三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摩纳，慎莫问我！汝闻此已，必不可意。”

世尊复告于摩纳曰：“汝至再三问我不止，摩纳，当知彼白狗者，于前世时即是汝父，名都提也。”

鹦鹉摩纳闻是语已，倍极大恚，欲诬世尊，欲谤世尊，欲堕世尊。如是诬、谤、堕沙门瞿昙，语世尊曰：“我父都提大行布施，作大斋祠，身坏命终，正生梵天，何因何缘，乃生于此下贱狗中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父都提以此增上慢，是故生于下贱狗中。

“梵志增上慢，此终六处生：

鸡狗猪及豺，驴五地狱六。

“鹦鹉摩纳，若汝不信我所说者，汝可还归语白狗曰：‘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白狗当还在大床上。’摩纳，白狗必还上床也。‘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白狗还于金盘中食。’摩纳，白狗必当还于金盘中食也。‘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示我所举金、银、水精、宝珍藏处，谓我所不知。’摩纳，白狗必当示汝已前所举金、银、水精、珍宝藏处，谓汝所不知。”

于是，鹦鹉摩纳闻佛所说，善受持诵，绕世尊已，而还其家，语白狗曰：“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白狗当还在大床上。”白狗即还在大床上。

“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白狗还于金盘中食。”白狗即还金盘中食。

“若前世时是我父者，当示于我父本所举金、银、水精、珍宝藏处，谓我所不知。”白狗即从床上来下，往至前世所止宿处，以口及足掊床四脚下，鹦鹉摩纳便从彼处大得宝物。

于是，鹦鹉摩纳都提子得宝物已，极大欢喜，以右膝著地，叉手向胜林给孤独园，再三举声，称誉世尊：“沙门瞿昙所说不虚！沙门瞿昙所说真谛！沙门瞿昙所说如宝！

”再三称誉已，从舍卫出，往诣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无量大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世尊遥见鹦鹉摩纳来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见鹦鹉摩纳来耶？”

答曰：“见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鹦鹉摩纳今命终者，如屈伸臂顷，必至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于我极有善心。若有众生因善心故，身坏命终，必至善处，生于天中。”

尔时，鹦鹉摩纳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世尊告曰：“云何摩纳，如我所说白狗者为如是耶？不如是耶？”

鹦鹉摩纳白曰：“瞿昙，实如所说。瞿昙，我复欲有所问，听乃敢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恣汝所问。”

“瞿昙，何因何缘，彼众生者，俱受人身而有高下、有妙不妙？所以者何？瞿昙，我见有短寿、有长寿者，见有多病、有少病者，见不端正、有端正者，见无威德、有威德者，见有卑贱族、有尊贵族者，见无财物、有财物者，见有恶智、有善智者。”

世尊答曰：“彼众生者，因自行业，因业得报。缘业、依业、业处，众生随其高下处妙不妙。”

鹦鹉摩纳白世尊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至略，不广分别，我不能知。愿沙门瞿昙为我广说，令得知义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摩纳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广分别说。”

鹦鹉摩纳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寿命极短？若有男子女人杀生凶弊，极恶饮血，害意著恶，无有慈心于诸众生乃至昆虫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寿命极短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短寿，谓男子女人杀生凶弊，极恶饮血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寿命极长？若有男子女人离杀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寿命极长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长寿，谓男子女人离杀断杀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多有疾病？若有男子女人触娆众生，彼或以手拳，或以木石，或以刀杖触娆众生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多有疾病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多疾病，谓男子女人触娆众生。摩纳，当知此业

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疾病？若有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，彼不以手拳，不以木石，不以刀杖触娆众生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无有疾病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无疾病，谓男子女人不触娆众生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形不端正？若有男子女人急性多恼，彼少所闻，便大瞋恚，憎嫉生忧，广生诤怒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形不端正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形不端正，谓男子女人急性多恼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形体端正？若有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恼，彼闻柔软粗犷强言，不大瞋恚，不憎嫉生忧，不广生诤怒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形体端正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形体端正，谓男子女人不急性多恼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威德？若有男子女人内怀嫉妒，彼见他得供养恭敬，便生嫉妒，若见他有物，欲令我得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无有威德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无威德，谓男子女人内怀嫉妒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大威德？若有男子女人不怀嫉妒，彼见他得供养恭敬，不生嫉妒，若见他有物，不欲令我得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有大威德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有威德，谓男子女人不怀嫉妒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生卑贱族？若有男子女人骄傲大慢，彼可敬不敬，可重不重，可贵不贵，可奉不奉，可供养不供养，可与道不与道，可与坐不与坐，可叉手向礼拜问讯不叉手向礼拜问讯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生卑贱族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生卑贱族，谓男子女人骄傲大慢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生尊贵族？若有男子女人不骄傲大慢，彼可敬而敬，可重而重，可贵而贵，可奉事而奉事，可供养而供养，可与道而与道，可与坐而与坐，可叉手向礼拜问讯而叉手向礼拜问讯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生尊贵族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生尊贵族，谓男子女人不骄傲大慢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无有财物？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，不行布施，彼不施与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饮食、衣被、华鬘、涂香、屋舍、床榻、明灯、给使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无有财物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无财物，谓男子女人不作施主，不行布施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

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多有财物？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，行布施，彼施与沙门、梵志、贫穷、孤独、远来乞者饮食、衣被、华鬘、涂香、屋舍、床榻、明灯、给使；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多有财物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多有财物，谓男子女人作施主，行布施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恶智慧？若有男子女人不数数往诣彼问事，彼若有名德、沙门、梵志，不往诣彼，随时问义：‘诸尊，何者为善？何者不善？何者为罪？何者非罪？何者为妙？何者不妙？何者为白？何者为黑？白黑从何生？何义现世报？何义后世报？’设问不行，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来生人间，有恶智慧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恶智慧，谓男子女人不数数往诣彼问事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摩纳，何因何缘男子女人有善智慧？若有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彼问事，彼若有名德、沙门、梵志，数往诣彼，随时问义：‘诸尊，何者为善？何者不善？何者为罪？何者非罪？何者为妙？何者不妙？何者为白？何者为黑？白黑从何生？何义现世报？何义后世报？’问已能行，彼受此业，作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来生人间，有善智慧。所以者何？此道受善智慧，谓男子女人能数数往诣彼问事。摩纳，当知此业有如是报也。

“摩纳，当知作短寿相应业必得短寿，作长寿相应业必得长寿；作多疾病相应业必得多疾病，作少疾病相应业必得少疾病；作不端正相应业必得不端正，作端正相应业必得端正；作无威德相应业必得无威德，作威德相应业必得威德；作卑贱族相应业必得卑贱族，作尊贵族相应业必得尊贵族；作无财物相应业必得无财物，作多财物相应业必得多财物；作恶智慧相应业必得恶智慧，作善智慧相应业必得善智慧。摩纳，此是我前所说，众生因自行业，因业得报。缘业，依业，业处，众生随其高下处妙不妙。”

鹦鹉摩纳都提子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已解。善逝，我已知。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从今日入都提家，如入此舍卫地优婆塞家，令都提家长夜得利义，得饶益安隐快乐。”

佛说如是，鹦鹉摩纳都提子及无量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分别大业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三弥提亦游王舍城，住无事禅屋中。于是，异学哺罗陀子中后彷徉，往诣尊者三弥提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：“贤三弥提，我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三弥提答曰：“贤哺罗陀子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异学哺罗陀子便问曰：“贤三弥提，我面从沙门瞿昙闻，面从沙门瞿昙受：‘身、口业虚妄，唯意业真谛。或有定，比丘入彼定无所觉。’”

尊者三弥提告曰：“贤哺罗陀子，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！诬谤世尊者为不善也，世尊不如是说。贤哺罗陀子，世尊无量方便说：‘若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我说无不受报，或现世受，或后世受；若不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我不说必受报也。’”

异学哺罗陀子至再三语尊者三弥提曰：“贤三弥提，我面从沙门瞿昙闻，面从沙门瞿昙受：‘身、口业虚妄，唯意业真谛。或有定，比丘入彼定无所觉。’”

尊者三弥提亦再三告曰：“贤哺罗陀子，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！诬谤世尊者为不善也，世尊不如是说。贤哺罗陀子，世尊无量方便说：‘若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我说无不受报，或现世受，或后世受；若不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我不说必受报也。’”

异学哺罗陀子问尊者三弥提：“若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当受何报？”

尊者三弥提答曰：“贤哺罗陀子，若故作业，作已成者，必受苦也。”

异学哺罗陀子复问尊者三弥提曰：“贤三弥提，汝于此法、律学道几时？”

尊者三弥提答曰：“贤哺罗陀子，我于此法、律学道未久，始三年耳！”

于是，异学哺罗陀子便作是念：“年少比丘尚能护师，况复旧学上尊人耶？”于是，异学哺罗陀子闻尊者三弥提所说，不是不非，即从座起，奋头而去。

彼时，尊者大周那去尊者三弥提昼行坐处不远。于是，尊者大周那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，彼尽诵习，善受持已，即从座起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，尽向尊者阿难说之。

尊者阿难闻已，语曰：“贤者周那，得因此论，可往见佛，奉献世尊。贤者周那，今共诣佛，具向世尊而说此义，或能因是得从世尊闻异法也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、尊者大周那共往诣佛。尊者大周那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阿难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彼时，尊者阿难语曰：“贤者大周那，可说！可说！”

于是，世尊问曰：“阿难，周那比丘欲说何事？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今自当闻。”

于是，尊者大周那谓尊者三弥提与异学哺罗陀子所共论者尽向佛说。

世尊闻已，告曰：“阿难，看三弥提比丘痴人无道。所以者何？异学哺罗陀子问事不定，而三弥提比丘痴人一向答也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若三弥提比丘因此事说：‘所有觉者是苦。’当何咎耶？”

世尊呵尊者阿难曰：“看，阿难比丘亦复无道！阿难，此三弥提痴人，彼异学哺罗陀子尽问三觉：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。阿难，若三弥提痴人为异学哺罗陀子所问，如是答者：‘贤哺罗陀子，若故作乐业，作已成者，当受乐报。若故作苦业，作已成者，当受苦报。若故作不苦不乐业，作已成者，当受不苦不乐报。’阿难，若三弥提痴人为异学哺罗陀子所问，如是答者，异学哺罗陀子眼尚不敢视三弥提痴人，况复能问如是事耶？阿难，若汝从世尊闻分别大业经者，于如来倍复增上心静得喜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分别大业经者，诸比丘闻已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阿难，或有一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阿难，或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阿难，或有一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者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而见彼，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无身恶行，亦无身恶行报；无口、意恶行，亦无口、意恶行报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彼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若更有如是比不离不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善处天中。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。’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‘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。’

“阿难，若有一离杀，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者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而见彼，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无身妙行，亦无身妙行报；无口、意妙行，亦无口、意妙行报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彼离杀、不与

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若更有如是比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恶处地狱中。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。’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‘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。’

“阿难，若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者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而见彼，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有身恶行，亦有身恶行报；有口、意恶行，亦有口、意恶行报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彼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恶处地狱中。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。’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‘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。’

“阿难，若有一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者，若有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而见彼，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有身妙行，亦有身妙行报；有口、意妙行，亦有口、意妙行报。所以者何？我见彼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若更有如是比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善处天中。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。’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‘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。’

“阿难，于中若有一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作如是说‘无身恶行，亦无身恶行报；无口、意恶行，亦无口、意恶行报’者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我见彼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’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善处天中’者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’者，我不听彼。‘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’者，我不听彼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如来知彼人异。

“阿难，于中若有一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作如是说‘无身妙行，亦无身妙行报；无口、意妙行，亦无口、意妙行报’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我见彼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’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若更有如是比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恶处地狱中’者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’者，我不听彼。‘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此是真谛，余皆

虚妄’者，我不听彼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如来知彼人异。

“阿难，于中若有一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作如是说：‘有身恶行，亦有身恶行报；有口、意恶行，亦有口、意恶行报’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我见彼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’者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若更有如是比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者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恶处地狱中’者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’者，我不听彼。‘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’者，我不听彼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如来知彼人异。

“阿难，于中若有一沙门、梵志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作如是说有：‘有身妙行，亦有身妙行报；有口、意妙行，亦有口、意妙行报’者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我见彼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’者，我听彼也。若作是说‘若更有如是比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彼一切身坏命终，亦生善处天中’者，我不听彼。若作是说‘如是见者，则为正见；异是见者，则彼智趣邪’者，我不听彼。‘若所见所知极力扪摸，一向著说：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’者，我不听彼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如来知彼人异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者，彼若本作不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不离、不护故，彼于现法中受报讫而生于彼。或复因后报故，彼不以此因、不以此缘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或复本作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离、护故，未尽应受善处报，彼因此缘此故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或复死时生善心，心所有法正见相应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阿难，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者，彼若本作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离、护故，彼于现法中受报讫而生于彼。或复因后报故，彼不以此因，不以此缘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或复本作不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不离、不护故，未尽应受地狱报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或复死时生不善心，心所有法邪见相应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阿难，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不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此不离、不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者，彼即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或复本作不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不离、不护故，未尽应受地狱报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或复死时生不善心，心所有法邪见相应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恶处地狱中。阿

难，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此离、护已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者，彼即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或复本作善业，作已成者，因离、护故，未尽应受报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或复死时生善心，心所有法正见相应，彼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中。阿难，如来知彼人为如是也。

“复次，有四种人：或有人无有似有，或有似无有，或无有似无有，或有似有。阿难，犹如四种柰：或柰不熟似熟，或熟似不熟，或不熟似不熟，或熟似熟；如是，阿难，四种柰喻人：或有人无有似有，或有似无有，或无有似无有，或有似有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根本分别品第十三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心品第十四（有十经）（第四分别诵）

心、浮、受法二，行禅、说、猎师，

五支财物主，瞿昙弥、多界。

心品心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独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谁将世间去？谁为染著？谁起自在？”彼时，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独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谁将世间去？谁为染著？谁起自在？’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谓有贤道而有贤观，极妙辩才，有善思惟：‘谁将世间去？谁为染著？谁起自在？’比丘，所问为如是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心将世间去，心为染著，心起自在。比丘，彼将世间去，彼为染著，彼起自在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非心将去，非心染著，非心自在。比丘，多闻圣弟子不随心自在，而心随多闻圣弟子。”

比丘白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唯然，世尊。”

彼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问曰：“世尊，多闻比丘，说多闻比丘。世尊，云何多闻比丘？云何施设多闻比丘？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谓有贤道而有贤观，极妙辩才，有善思惟：‘世尊，多闻比丘，说多闻比丘。世尊，云何多闻比丘？云何施设多闻比丘？’比丘，所问为如是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我所说甚多，谓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他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。比丘，若有族姓子，我所说四句偈，知义知法，趣法向法，趣顺梵行。比丘，说多闻比丘无复过是。比丘，如是多闻比丘，如来如是施设多闻比丘。”

比丘白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唯然，世尊。”

彼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问曰：“世尊，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，说多闻比丘明达智慧。世尊，云何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？云何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？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谓有贤道而有贤观，极妙辩才，有善思惟：‘世尊，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，说多闻比丘明达智慧。世尊，云何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？云何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？’比丘，所问为如是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若比丘闻此苦，复以慧正见苦如真者，闻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，复以慧正见苦灭道如真者。比丘，如是多闻比丘明达智慧，如来如是施设多闻比丘明达智慧。”

比丘白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唯然，世尊。”

彼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问曰：“世尊，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，说聪明比丘黠慧广慧。世尊，云何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？云何施设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？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谓有贤道而有贤观，极妙辩才，有善思惟：‘世尊，云何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？云何施设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？’比丘，所问为如是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若比丘不念自害，不念害他，亦不念俱害，比丘但念自饶益及饶益他，饶益多人，愍伤世间，为天、为人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。比丘，如是聪明比丘黠慧广慧，如是如来施设聪明比丘黠慧广慧。”

比丘白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唯然，世尊。”

彼时，比丘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善诵习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还。

彼时，比丘闻世尊教，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在远离独住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尊者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罗汉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浮弥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浮弥，亦在王舍城无事禅室中。于是，尊者浮弥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欲入王舍城而行乞食。尊者浮弥复作是念：“且置入王舍城乞食，我宁可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。”于是，尊者浮弥便往至王子耆婆先那童子家。

王子耆婆先那童子遥见尊者浮弥来，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尊者浮弥，作如是说：“善来！尊者浮弥，尊者浮弥久不来此，可坐此床。”尊者浮弥即便就坐。

王子耆婆先那童子稽首尊者浮弥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浮弥，我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浮弥答曰：“王童子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王童子便问尊者浮弥：“或有沙门、梵志来诣我所，而语我曰：‘王童子，有人作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或无愿，或愿无愿，或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’尊者浮弥，尊师何意？云何说？”

尊者浮弥告曰：“王童子，我不面从世尊闻，亦不从诸梵行闻。王童子，世尊或如是说：‘或有人作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或无愿，或愿无愿，或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’”

王童子白曰：“若尊者浮弥尊师如是意、如是说者，此于世间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最在其上。尊者浮弥，可在此食。”

尊者浮弥默然而受。王童子知尊者浮弥默然受已，即从座起，自行澡水，以极美净妙种种丰饶食啖含消，自手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已，取一小床别坐听法。尊者浮弥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与王童子所共论者，尽向佛说。

世尊闻已，告曰：“浮弥，何意不为王童子说四喻耶？”

尊者浮弥问曰：“世尊，何谓四喻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乳者而鞞牛角，必不得乳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乳而鞞牛角，必不得乳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乳，谓鞞牛角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鞞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乳者，饱饮饲牛而鞞牛乳，彼必得乳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乳，饱饮饲牛而鞞牛乳，彼必得乳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乳，谓鞞牛乳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酥者，以器盛水，以抨抨之，必不得酥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酥，以器盛水，以抨抨之，必不得酥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酥，谓抨水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酥者，以器盛酪，以抨抨之，彼必得酥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酥，以器盛酪，以抨抨之，彼必得酥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酥，谓抨酥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油者，以笮具盛沙，以冷水渍而取压之，必不得油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，以笮具盛沙，以冷水渍而取压之，必不得油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油，谓压沙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犹如有人欲得油者，以笮具盛麻子，以暖汤渍而取压之，彼必得油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油，以笮具盛麻子，以暖汤渍而取压之，彼必得油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油，谓压麻子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火者，以湿木作火母，以湿钻钻，必不得火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，以湿木作火母，以湿钻钻，必不得火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火，谓钻湿木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邪见、邪见定，彼作愿行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邪梵行，必不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邪求果，谓无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浮弥，犹如有人欲得火者，以燥木作火母，以燥钻钻，彼必得火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人欲得火，以燥木作火母，以燥钻钻，彼必得火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火，谓钻燥木也。如是，浮弥，若有沙门、梵志正见、正见定，彼作愿行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；无愿、愿无愿、非有愿非无愿行正梵行，彼必得果。所以者何？以正求果，谓有道也。

“浮弥，若汝为王童子说此四喻者，王童子闻已必大欢喜，供养于汝，尽其形寿，谓衣被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及余种种诸生活具。”

尊者浮弥白曰：“世尊，我本未曾闻此四喻，何由得说？唯今始从世尊闻之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浮弥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受法经上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真实有四种受法。云何为四？或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或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或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或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？或有沙门、梵志，快庄严女共相娱乐，作如是说：‘此沙门、梵志于欲见当来有何恐怖，有何灾患，而断于欲，施设断欲？’此快庄严于女身体乐更乐触。彼与此女共相娱乐，于中游戏，彼受此法，成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方作是念：‘彼沙门、梵志于欲见此当来恐怖，见此灾患故，断于欲，施设断欲。我等因欲、诤欲、缘欲故，受如是极苦、甚重苦也。’

“犹春后月，日中极热，有葛藤子，日炙坼迸，堕一娑罗树下。彼时，娑罗树神因此故而生恐怖。于是，彼树神若边傍种子村神、村百谷药木有亲亲朋友树神，于种子见当来有恐怖、有灾患故，便往至彼树神所，而慰劳曰：‘树神勿怖！树神勿怖！今此种子或为鹿食，或孔雀食，或风吹去，或村火烧，或野火烧，或败坏不成种子，如是，树神，汝得安隐。若此种子非为鹿食，非孔雀食，非风吹去，非村火烧，非野火烧，亦非败坏不成种子，此种子不缺不穿，亦不剖坼，不为风、雨、日所中伤，得大雨渍，便速生也。’

“彼树神而作是念：‘以何等故？彼边傍种子村神、村百谷药木亲亲朋友树神，于种子见当来有何恐怖、有何灾患，而来慰劳我言：“树神勿怖！树神勿怖！树神，此子或为鹿食，或孔雀食，或风吹去，或村火烧，或野火烧，或败坏不成种子，如是，树神，汝得安隐。若此种子非为鹿食，非孔雀食，非风吹去，非村火烧，非野火烧，亦非败坏不成种子，此种子不缺不穿，亦不剖坼，不为风、雨、日所中伤，得大雨渍，便速生也。成茎枝叶柔软成节，触体喜悦。此茎枝叶柔软成节，触体喜悦，乐更乐触。”’

“此缘树成大枝节叶，缠裹彼树，覆盖在上，覆盖在上已，彼树神方作是念：‘彼边傍种子村神、村百谷药木亲亲朋友树神，于种子见此当来恐怖，见此灾患故，而来慰劳我言：“树神勿怖！树神勿怖！此种子或为鹿食，或孔雀食，或风吹去，或村火烧，或野火烧，或败坏不成种子，如是，树神，汝得安隐。若此种子非为鹿食，非孔雀食，非风吹去，非村火烧，非野火烧，亦非败坏不成种子，此种子不缺不穿，亦不剖坼，不为风、雨、日所中伤，得大雨渍，便速生也。”我因种子、缘种子故，受此极苦甚重苦也。’

“如是，或有沙门、梵志，快庄严女共相娱乐，作如是说：‘此沙门、梵志于欲见当来有何恐怖，有何灾患，而断于欲，施设断欲？’此快庄严于女身体乐更乐触。彼与此女共相娱乐，于中游戏，彼受此法，成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方作是念：‘彼沙门、梵志于欲见此当来恐怖，见此灾患故，断于欲，施设断欲。我等因欲、诤欲、缘欲故，受如是极苦甚重苦也。’是谓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？或有一自然重浊欲、重浊恚、重浊痴，彼数随欲心，受苦忧戚；数随恚心、痴心，受苦忧戚。彼以苦以忧，尽其形寿，修行梵行，乃至啼泣堕泪。彼受此法，成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生于天中，是谓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？或有沙门、梵志裸形无衣，或以手为衣，或以叶为衣，或以珠为衣；或不以瓶取水，或不以槐取水；不食刀杖劫抄之食，不食欺妄食；不自往，不遣信，不来尊，不善尊，不住尊；若有二人食，不在中食；不怀妊家食，不畜狗家食；家有粪蝇飞来而不食；不啖鱼，不食肉，不饮酒；不饮恶水，或都不饮，学无饮行；或啖一口，以一口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乃至七口，以七口为足；或食一得，以一得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乃至七得，以七得为足；或日一食，以一食为足，或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日、半月、一月一食，以一食为足；或食菜茹，或食稗子，或食穄米，或食杂麭，或食头头逻食，或食粗食；或至无事处，依于无事；或食根，或食果，或食自落果；或持连合衣，或持毛衣，或持头舍衣，或持毛头舍衣，或持全皮，或持穿皮，或持全穿皮；或持散发，或持编发，或持散编发；或有剃发，或有剃须，或剃须发；或有拔发，或有拔须，或拔须发；或住立断坐，或修蹲行；或有卧刺，以刺为床；或有卧草，以草为床；或有事水，昼夜手抒；或有事火，竟宿燃之；或事日、月、尊佑大德，叉手向彼。如此之比，受无量苦，学烦热行。彼受此法，成具足已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，是谓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？或有一自然不重浊欲、不重浊恚，不重浊痴，彼不数随欲心，受苦忧戚；不数随恚心、痴心，受苦忧戚。彼以乐以喜，尽其形寿，修行梵行，乃至欢悦心。彼受此法，成具足已，五下分结尽，化生于彼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，是谓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。世间真实有是四种受法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受法经下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此世间是欲、如是望、如是爱、如是乐、如是意，令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喜、爱、可法生。彼如是欲、如是望、如是爱、如是乐、如是意，然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此是痴法。我法甚深！难见、难觉、难达，如是我法甚深，难见、难觉、难达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喜、爱、可法生，是不痴法。世间真实有四种受法。云何为四？或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或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或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或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？或有一自乐自喜杀生，因杀生，生乐生喜；彼自乐自喜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因邪见，生乐生喜。如是身乐、心乐，不善从、不善生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谓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？或有一自苦自忧断杀，因断杀，生苦生忧；彼自苦自忧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断邪见，因断邪见，生苦生忧。如是身苦、心苦，善从、善生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是谓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？或有一自苦自忧杀生，因杀生，生苦生忧；彼自苦自忧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邪见，因邪见生苦、生忧。如是身苦、心苦，不善从，不善生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谓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。

“云何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？或有一自乐自喜断杀，因断杀，生乐生喜；彼自乐自喜断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乃至断邪见，因断邪见，生乐生喜。如是身乐、心乐，善从、善生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是谓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。

“若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。犹如阿摩尼药，一分好色香味，然杂以毒，或有人为病故服，服时好色香味，可口而不伤咽，服已在腹，便不成药。如是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是谓痴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不习行而断之；不习行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是谓痴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。犹如大小便，复杂以毒，或有人为病故服，服时恶色臭无味，不可口而伤咽，服已在腹便不

成药。如是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是谓痴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彼痴者不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不知如真已，便不习行而断之；不习行断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是谓痴法。彼习行法不知如真，不习行法不知如真；习行法不知如真，不习行法不知如真已，不习行法习，习行法不习；不习行法习，习行法不习已，便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生，喜、爱、可法灭，是谓痴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受苦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不习行而断之；不习行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是谓慧法。若有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。犹如大小便和若干种药，或有人为病故服，服时恶色臭无味，不可口而伤咽，服已在腹便成药。如是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受乐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是谓慧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苦当来亦受苦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不习行而断之；不习行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是谓慧法。

“若有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。犹如酥、蜜和若干种药，或有人为病故服，服时好色香味，可口而不伤咽，服已在腹便成药。如是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彼慧者知如真。此受法现乐当来亦受乐报，知如真已，便习行不断；习行不断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是谓慧法。

“彼习行法知如真，不习行法知如真；习行法知如真，不习行法知如真已，便习行法习，不习行法不习；习行法习，不习行法不习已，便喜、爱、可法生，不喜、不爱、不可法灭，是谓慧法。世间真实有是四种受法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心品行禅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世间真实有四种行禅者。云何为四？或有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，或有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，或有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，或有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云何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？彼行禅者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则从初禅趣第二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先初禅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则从初禅趣第二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第二禅趣第三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二禅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二禅趣第三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第三禅趣第四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三禅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三禅趣第四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四禅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量空处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

量识处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所有处，灭定也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于如退转，意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而谓衰退。

“云何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？彼行禅者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第二禅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则从初禅趣第二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初禅，不应思余小想入第二禅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第三禅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二禅趣第三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二禅，不应思余小想入第三禅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第四禅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三禅趣第四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三禅，不应思余小想入第四禅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无量空处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第四禅，不应思余小想入无量空处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无量识处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量空处

，不应思余小想入无量识处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处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无所有处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识处趣至无所有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量识处，不应思余小想入无所有处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思余小想，修习非有想非无想处道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行禅者不知如真：‘宁可思厌相应想入无所有处，不应思余小想入非有想非无想处。’彼不知如真已，不觉彼心而便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而谓炽盛。

“云何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？彼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所有处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非有想非无想处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所有处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量空处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色乐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无量空处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，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四禅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

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三禅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初禅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第二禅，灭定也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复此，行禅者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欲乐相应念想本退具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离本相，更趣余处，失初禅，灭定也，’彼知如真已，于如不退，意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衰退则知衰退如真。

“云何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？彼行禅者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则从初禅趣第二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则从初禅趣第二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二禅趣第三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二禅趣第三禅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三禅趣第四禅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三禅趣第四神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第四禅趣无量空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空处趣无量识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量识处趣无所有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

“复次，行禅者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胜息寂。彼行禅者便作是念：‘我心修习正思，快乐息寂，从无所有处趣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是胜息寂。’彼知如真已，便觉彼心而不失定，如是行禅者炽盛则知炽盛如真。世间实有是四种行禅者，因此故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说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为汝等说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，名四种说经。如四种说经分别其义，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今当说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四种说经分别其义？若有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欲乐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第二禅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初禅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。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第三禅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二禅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于喜欲、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

四禅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第四禅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第三禅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无量空处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色乐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无量识处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空处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所有处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无所有处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灭息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无量识处相应念想退转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住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而令我退，然我此定不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受此行，念此相、标，立念如法，令住一意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进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，能令我住，而我此定必得久住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非有想非无想处相应念想升进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复不厌，我生此法令我升进，如是不久当得非有想非无想处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所行、所相、所标，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不受此行，不念此相、标，唯行厌相应念想无欲具。彼比丘应当知：‘我生此法，不退、不住，亦不升进，我生此法能令我厌，如是不久当得漏尽。’彼比丘应如是知。

“有想有知，齐是得知，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行余第一有。行禅比丘者，从是起当为彼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心品猎师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猎师饲鹿，不如是心，令鹿得肥、得色、得力、得乐、长寿。猎师饲鹿，如是心饲，唯欲近食，使近食已，令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猎师饲鹿，如是心也。

“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彼第一群鹿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

“第二群鹿而作是念：‘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舍猎师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草饮水耶？’第二群鹿作是念已，便舍猎师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草饮水。彼春后月诸草水尽，身体极羸，气力衰退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彼第二群鹿亦复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

“第三群鹿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群鹿一切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离猎师、猎师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’第三群鹿作是念已，便离猎师、猎师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彼猎师、猎师眷属便作是念：‘第三群鹿甚奇谄黠！极谄黠！所以者何？食我食已，而不可得。我今宁可作长围罝，作长围罝已，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。’猎师、猎师眷属作是念已，便作长围罝，作长围罝已，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，如是第三群鹿亦复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

“第四群鹿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群鹿一切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依住猎师、猎师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’第四群鹿作是念已，便依住猎师、猎师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便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彼猎师、猎师眷属复作是念：‘第四群鹿甚奇猛俊！第一猛俊！若我逐彼，必不能得，余鹿则当恐怖惊散，我今宁可舍置第四群鹿。’猎师、猎师眷属作是念已，则便舍置，如是第四群鹿便得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

“比丘，我说此喻，欲令解义，我今说此当观其义。猎师食者，当知五欲功德：眼知色、耳知声、鼻知香、舌知味、身知触。猎师食者，当知是五欲功德也。猎师者，当知是恶魔王也。猎师眷属者，当知是魔王眷属也。群鹿者，当知是沙门、梵志也。

“第一沙门、梵志近食魔王食——世间信施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如是第一沙门、梵志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犹如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当观彼第一沙门、梵志亦复如是。

“第二沙门、梵志亦作是念：‘第一沙门、梵志近食魔王食——世间信施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如是彼第一沙门、梵志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舍世间信施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果及根耶？’第二沙门、梵志作是念已，便舍世间信施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果及根。彼春后月诸果根尽，身体极羸，气力衰退，力衰退已，便心解脱、慧解脱衰退；心解脱、慧解脱衰退已，便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如是第二沙门、梵志亦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犹如第二群鹿而作是念：‘第一群鹿近食猎师食，彼近食已，便骄恣放逸；放逸已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第一群鹿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舍猎师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草饮水耶？’第二群鹿作是念已，便舍猎师食，离于恐怖，依无事处，食草饮水。彼春后月诸草水尽，身体极羸，气力衰退，便随猎师、猎师眷属，如是第二群鹿亦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当观彼第二沙门、梵志亦复如是。

“第三沙门、梵志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沙门、梵志一切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离魔王、魔王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不近食世间信施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魔王、魔王眷属。’第三沙门、梵志作是念已，便离魔王、魔王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便不近食世间信施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然受持二见——有见及无见。彼受此二见故，便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如是第三沙门、梵志亦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犹如第三群

鹿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群鹿一切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离猎师、猎师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’第三群鹿作是念已，便离猎师、猎师眷属，依住不远，住不远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彼猎师、猎师眷属便作是念：‘第三群鹿甚奇谄黠！极谄黠！所以者何？食我食已，而不可得，我今宁可作长围罝；作长围罝已，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。’猎师、猎师眷属作是念已，便作长围罝；作长围罝已，便得第三群鹿所依住止，如是第三群鹿亦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所依者当知有见也，住止者当知无见也，当观彼第三沙门、梵志亦复如是。

“第四沙门、梵志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沙门、梵志一切不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依住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不近食世间信施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魔王、魔王眷属。’第四沙门、梵志作是念已，便依住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不近食世间信施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魔王、魔王眷属，如是第四沙门、梵志便脱魔王、魔王眷属境界。犹如第四群鹿亦作是念：‘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群鹿一切不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我今宁可依住猎师、猎师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’第四群鹿作是念已，便依住猎师、猎师眷属所不至处，依住彼已，不近食猎师食；不近食已，便不骄恣放逸；不放逸已，便不随猎师、猎师眷属。彼猎师、猎师眷属复作是念：‘第四群鹿甚奇猛俊！第一猛俊！若我逐彼，必不能得，余鹿则当恐怖惊散，我今宁可舍罝第四群鹿。’彼猎师、猎师眷属作是念已，则便舍罝，如是第四群鹿便脱猎师、猎师眷属境界。当观彼第四沙门、梵志亦复如是。

“比丘，当学如是所依住止，令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。何者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？谓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魔王、魔正眷属所不至处。复次，何者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？谓比丘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是谓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。复次，何者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？谓比丘度一切色想，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是谓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。复次，何者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？谓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想知灭身触成就游，慧见诸漏尽断知，是谓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。比丘，如是所依住止，令魔王、魔王眷属所不至处。当学如是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五支物主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五支物主平旦出舍卫国，往诣佛所，欲见世尊供养礼事。五支物主便作是念：“且置往见佛世尊，或能宴坐及诸尊比丘，我今宁可诣一娑逻末利异学园。”于是，五支物主便至此道游戏欢乐，近巾头阿梨，往诣一娑逻末利异学园。

彼时，娑逻末利异学园中，有一异学沙门文祁子，在于彼中为大宗主，众人之师，众所敬重，统领大众五百异学师。彼在扰乱众发高大音声，其声喧闹，说若干种畜生之论，谓论王、论贼、论斗诤、论饮食、论衣被、论妇人、论童女、论淫女、论世间、论邪道、论海中，如是比聚集，论若干种畜生之论。异学沙门文祁子遥见五支物主来，便自敕己众，令默然住：“汝等默然！莫复语言！宜自收敛！此沙门瞿昙弟子五支物主来。若有沙门瞿昙在家弟子居舍卫国者，无过于五支物主。所以者何？彼爱乐默然，称说默然，若彼见此众默然者，或能来前。”

彼时，异学沙门文祁子止己众已，自默然住。

于是，五支物主往诣异学沙门文祁子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异学沙门文祁子语曰：“物主，若有四事，我施设彼成就善、第一善、无上士，得第一义、质直沙门。云何为四？身不作恶业，口不恶言，不行邪命，不念恶念。物主，若有此四事者，我施设彼成就善、第一善、无上士，得第一义、质直沙门。”

五支物主闻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，不是不非，从座起去：“如此所说，我自诣佛，当问此义。”便往诣佛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与异学沙门文祁子所共论者，尽向佛说。

世尊闻已，告曰：“物主，如异学沙门文祁子所说，若当尔者，婴孩童子支节柔软，仰向卧眠，亦当成就善、第一善，无上士，得第一义、质直沙门。物主，婴孩童子尚无身想，况复作身恶业耶？唯能动身。物主，婴孩童子尚无口想，况复恶言耶？唯能得啼。物主，婴孩童子尚无命想，况复行邪命耶？唯有呻吟。物主，婴孩童子尚无念想，况复恶念耶？唯念母乳。物主，若如异学沙门文祁子说者，如是婴孩童子成就善、第一善、无上士，得第一义、质直沙门。

“物主，若有四事，我施设彼成就善、第一善，然非无上士，不得第一义，亦非质直沙门。云何为四？身不作恶业，口不恶言，不行邪命，不念恶念。物主，若有此四事，我施设彼成就善、第一善，然非无上士，不得第一义，亦非质直沙门。物主，身业、

口业者，我施设是戒。物主，念者，我施设是心所有与心相随。物主，我说当知不善戒，当知不善戒从何而生，当知不善戒何处灭无余，何处败坏无余，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戒耶？物主，我说当知善戒，当知善戒从何而生，当知善戒何处灭无余，何处败坏无余，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戒耶？物主，我说当知不善念，当知不善念从何而生，当知不善念何处灭无余，何处败坏无余，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念耶？物主，我说当知善念，当知善念从何而生，当知善念何处灭无余，何处败坏无余，当知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念耶？

“物主，云何不善戒耶？不善身行，不善口、意行，是谓不善戒。物主，此不善戒从何而生？我说彼所从生，当知从心生。云何为心？若心有欲、有恚、有痴，当知不善戒从是心生。物主，不善戒何处灭无余？何处败坏无余？多闻圣弟子舍身不善业，修身善业；舍口、意不善业，修口、意善业，此不善戒灭无余，败坏无余。物主，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戒？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不善戒也。

“物主，云何善戒耶？善身业，善口、意业，是谓善戒。物主，此善戒从何而生？我说彼所从生，当知从心生。云何为心？若心无欲、无恚、无痴，当知善戒从是心生。物主，善戒何处灭无余？何处败坏无余？若多闻圣弟子行戒不著戒，此善戒灭无余，败坏无余。物主，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戒？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善戒也。

“物主，云何不善念耶？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是谓不善念。物主，不善念从何而生？我说彼所从生，当知从想生。云何为想？我说想多种、无量种、若于种行，或欲想，或恚想，或害想。物主，众生因欲界想故，生不善念，欲界相应。若有想者，因彼想故，生不善念，欲界相应。物主，众生因恚、害界想故，生不善念，恚、害界相应。若有想者，因彼想故，生不善念，恚、害界相应。此不善念从是想生。物主，不善念何处灭无余？何处败坏无余？若多闻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，此不善念灭无余，败坏无余。物主，贤圣弟子云何行灭不善念？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不善念也。

“物主，云何善念耶？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，是谓善念。物主，善念从何而生？我说彼所从生，当知从想生。云何为想？我说想多种、无量种、若干种行，或无欲想，或无恚想，或无害想。物主，众生因无欲界想故，生善念，无欲界相应。若有想者，因彼想故，生善念，无欲界相应。物主，众生因无恚、无害界故，生善念无恚、无害界相应。若有想者，因彼想故，生善念无恚、无害界相应。此善念从是想生。物主，善念

何处灭无余？何处败坏无余？若多闻圣弟子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此善念灭无余，败坏无余。物主，贤圣弟子云何行灭善念？若多闻圣弟子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善念也。

“物主，若多闻圣弟子以慧观不善戒知如真，从生不善戒知如真，此不善戒灭无余，败坏无余，知如真以慧观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不善戒知如真。以慧观善戒知如真，从生善戒知如真，此善戒灭无余，败坏无余，知如真以慧观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善戒知如真。以慧观不善念知如真，从生不善念知如真，此不善念灭无余，败坏无余，知如真以慧观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不善念知如真。以慧观善念知如真，从生善念知如真，此善念灭无余，败坏无余，知如真以慧观，贤圣弟子如是行者，灭善念知如真。所以者何？因正见故生正志，因正志故生正语，因正语故生正业，因正业故生正命，因正命故生正方便，因正方便故生正念，因正念故生正定。贤圣弟子心如是定已，便解脱一切淫、怒、痴。

“物主，贤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已，便知一切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，是谓学见迹成就八支，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。物主，云何学见迹成就八支？谓学正见至学正定，是谓学见迹成就八支。物主，云何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？谓无学正见至无学正智，是谓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。物主，若有十支，我施设彼成就善、第一善、无上士，得第一义、质直沙门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五支物主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瞿昙弥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羁瘦，在加鞞罗卫尼拘类树园。

尔时，摩诃簸逻阇钵提瞿昙弥持新金缕黄色衣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新金缕黄色衣我自为世尊作，慈愍我故，愿垂纳受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瞿昙弥，持此衣施比丘众，施比丘众已，便供养我，亦供养众。”

大生主瞿昙弥至再三白曰：“世尊，此新金缕黄色衣我自为世尊作，慈愍我故，愿垂纳受！”

世尊亦至再三告曰：“瞿昙弥，持此衣施比丘众，施比丘众已，便供养我，亦供养众。”

尔时，尊者阿难立世尊后执拂侍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此大生主瞿昙弥于世尊多所饶益，世尊母命终后乳养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大生主瞿昙弥实于我多所饶益，我母命终后乳养于我。阿难，我亦于大生主瞿昙弥多所饶益。所以者何？大生主瞿昙弥因我故，得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不疑三尊、苦集灭道，成就信、戒、多闻、施、慧，离杀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离酒断酒。阿难，若有人因人故，得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不疑三尊、苦集灭道，成就信、戒、多闻、施、慧，离杀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，离酒断酒者，此人供养于彼人至尽形寿，以饮食、衣被、床榻、汤药及若于种诸生活具，不得报恩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七施众，有十四私施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阿难，云何七施众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？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佛在世时，佛为首，施佛及比丘众，是谓第一施众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信族姓男、族姓女，世尊般涅槃后不久施二部众，施比丘众，施比丘尼众。入比丘僧园而白众曰：‘众中尔所比丘来，布施彼也。’入比丘尼僧房而白众曰：‘众中尔所比丘尼来，布施彼也。’是谓第五施众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

“阿难，当来时有比丘，名姓种，不精进，著袈裟衣。彼不精进，不精进故施，依众故，缘众故，上众故，因众故，我说尔时施主得无量不可数不可计福，得善得乐，况复今比丘成就行事，成就除事，成就行事除事；成就质直，成就柔软，成就质直柔软；成就忍，成就乐，成就忍乐；成就相应，成就经纪，成就相应经纪；成就威仪，成就行来游，成就威仪行来游；成就信，成就戒，成就多闻，成就施，成就慧，成就信，戒、多闻、施、慧耶！是谓第七施众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是谓有七施众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

“阿难，云何有十四私施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？有信族姓男、族姓女布施如来，施缘一觉，施阿罗诃，施向阿罗诃，施阿那含，施向阿那含，施斯陀含，施向斯陀含，施须陀洹，施向须陀洹，施离欲外仙人，施精进人，施不精进人，布施畜生。阿难，布施畜生得福百倍，施不精进人得福千倍，施精进人得福百千倍，施离欲外仙人得福亿百千倍，施向须陀洹无量，得须陀洹无量，向斯陀含无量，得斯陀含无量，向阿那含无量。得阿那含无量，向阿罗诃无量，得阿罗诃无量，缘一觉无量，况复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耶！此十四私施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四种布施，三净施。云何为四？或有布施，因施主净，非受者；或有布施，因受者净，非施主；或有布施，非因施主净，亦非受者；或有布施，因施主净，受者亦然。

“阿难，云何布施因施主净，非受者耶？施主精进行妙法，见来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有施有施果’；受者不精进，行恶法，不见来不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无施无施果’。是谓布施因施主净，非受者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布施因受者净，非施主耶？施主不精进，行恶法，不见来不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无施无施果’；受者精进行妙法，见来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有施有施果’。是谓布施因受者净，非施主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布施非因施主净，亦非受者耶？施主不精进，行恶法，不见来不见果，如是见，如是说‘无施无施果’；受者亦不精进，行恶法，不见来不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无施无施果’。是谓布施非因施主净，亦非受者。

“阿难，云何布施因施主净，受者亦然耶？施主精进行妙法，见来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有施有施果’；受者亦精进行妙法，见来见果，如是见、如是说‘有施有施果’。是谓布施因施主净，受者亦然。”

于是，世尊说此颂曰：

“精进施不精进，如法得欢喜心，

信有业及果报，此施因施主净。

不精进施精进，不如法非喜心，

不信业及果报，此施因受者净。

懈怠施不精进，不如法非喜心，

不信业及果报，如是施无广报。

精进施于精进，如法得欢喜心，

信有业及果报，如是施有广报。

奴婢及贫穷，自分施欢喜，

信业信果报，此施善人称。

正护善身口，舒手以法乞，

离欲施离欲，是财施第一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多界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独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诸有恐怖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”于是，尊者阿难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独安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诸有恐怖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诸有恐怖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阿难，犹如从苇积草积生火，烧楼阁堂屋。阿难，如是诸有恐怖，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阿难，昔过去时若有恐怖，彼一切亦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阿难，当来时诸有恐怖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阿难，今现在诸有恐怖，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；诸有遭事，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。阿难，是为愚痴有恐怖，智慧无恐怖；愚痴有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智慧无遭事、灾患、忧戚。阿难，诸有恐怖、遭事、灾患、忧戚，彼一切从愚痴可得，不从智慧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悲泣泪出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云何比丘愚痴非智慧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不知界，不知处，不知因缘，不知是处、非处者，阿难，如是比丘愚痴非智慧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愚痴非智慧。世尊，云何比丘智慧非愚痴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知界、知处、知因缘，知是处、非处者，阿难，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痴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智慧非愚痴。世尊，云何比丘知界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见十八界知如真：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识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识界，身界、触界、身识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。阿难，见此十八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六界知如真：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阿难，见此六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六界知如真：欲界、恚界、害界，无欲界、无恚界、无害界。阿难，见此六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六界知如真：乐界、苦界、喜界、忧界、舍界、无明界。阿难，见此六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四界知如真：觉界、想界、行界、识界。阿难，见此四界知如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知如真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知如真：色界、无色界、灭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知如真：过去界、未来界、现在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知如真：妙界、不妙界、中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知如真：善界、不善界、无记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三界如如真：学界、无学界、非学非无学界。阿难，见此三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二界知如真：有漏界、无漏界。阿难，见此二界知如真。复次，阿难，见二界知如真：有为界、无为界。阿难，见此二界知如真。阿难，见此六十二界知如真。阿难，如是比丘知界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知界。世尊，云何比丘知处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见十二处知如真：眼处、色处，耳处、声处，鼻处、香处，舌处、味处，身处、触处，意处、法处。阿难，见此十二处知如真，阿难，如是比丘知处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知处。云何比丘知因缘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见因缘及从因缘起知如真，因此有彼，无此无彼，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。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缘生有老死，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。阿难，如是比丘知因缘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知因缘。云何比丘知是处、非处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见处是处知如真，见非处是非处知如真。阿难，若世中有二转轮王并治者，终无是处；若世中有一转轮王治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世中有二如来者，终无是处；若世中有一如来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故害父母，杀阿罗诃，破坏圣众，恶心向佛，出如来血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故害父母，杀阿罗诃，破坏圣众，恶心向佛，出如来血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故犯戒，舍戒罢道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故犯戒，舍戒罢道者，必有是处。若见谛人舍离此内，从外求尊、求福田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舍离此内，从外求尊、求福田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从余沙门、梵志作是说诸尊，可见则见，可知则知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从余沙门、梵志作是说诸尊，可见则见，可知则知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信卜问吉凶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信卜问吉凶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从余沙门、梵志卜问吉凶相应，见有苦有烦，见是真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从余沙门、梵志卜问吉凶相应，见有苦有烦，见是真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生极苦甚重苦，不可爱、不可乐、不可思、不可念乃至断命，舍离此内，更从外求，或有沙门、梵志，或持一句咒，二句、三句、四句、多句、百千句咒，令脱我苦，是求苦、集苦、趣苦、苦尽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舍离此内，更从外求，或有沙门、梵志持一句咒，二句、三句、四句、多句、百千句咒，令脱我苦，是求苦、集苦、趣苦、苦尽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见谛人受八有者，终无是处；若凡夫人受八有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趣至善处，生于天中者，终无是处；若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趣至恶处，生地狱中者，终无是处；若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趣至善处，生天中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受乐报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受苦报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受苦报者，终无是处；若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受乐报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不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正立四念处者，终无是处；若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正立四念处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不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不正立四念处，欲修七觉意者，终无是处；若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正立四念处，修七觉意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不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不正立四念处，不修七觉意，欲得无上正尽觉者，终无是处；若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正立四念处，修七觉意，得无上正尽觉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若不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不正立四念处，不修七觉意，得无上正尽觉，尽苦边者，终无是处；若断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心正立四念处，修七觉意，得无上正尽觉，尽苦边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如是比丘知是处、非处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比丘知是处、非处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经名何？云何奉持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当受持此多界、法界、甘露界、多鼓、法鼓、甘露鼓、法镜、四品，是故称此经名曰多界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心品第十四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八

双品第十五（有十经前五经第四诵后五经第五诵故曰双品）（第四分别诵）

马邑及马邑，牛角娑罗林，

牛角娑罗林，求解最在后。

双品马邑经上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鸯骑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至马邑，住马林寺，及比丘众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见汝等沙门，是沙门。人问汝等沙门，汝自称沙门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是以汝等以此，要以此沙门，当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。学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已，要是真谛沙门、不虚沙门，若受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者，彼所供给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汝等当学如是。

“云何如沙门法及如梵志法？身行清净，仰向发露，善护无缺。因此清净，不自举，不下他，无秽无浊，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。若汝作是念：‘我身行清净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若身清净，当复作何等？当学口行清净，仰向发露，善护无缺。因此口行清净，不自举，不下他，无秽无浊，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。

“若汝等作是念：‘我身、口行清净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若身、口清净，当复作何等？当学意行清净，仰向发露，善护无缺。因此意行清净，不自举，不下他，无秽无浊，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。

“若汝等作是念：‘我身、口、意行清净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若身、口、意行清净，当复作何等？当学命行清净，仰向发露，善护无缺。因此命行清净，不自举，不下他，无秽无浊，为诸智梵行者所共称誉。

“若汝等作是念：‘我身、口、意命行清净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身、口、意、命行清净，当复作何等？比丘当学守护诸根，常念闭塞，念欲明达，守护念心而得成就。恒欲起意：若眼见色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色，谓忿诤故，守护眼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眼根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意知法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法，谓忿诤故，守护意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意根。

“若汝等作是念：‘我身、口、意、命行清净，守护诸根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身、口、意、命行清净，守护诸根，当复作何等？比丘当学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。

“若汝等作是念：‘我身、口、意、命行清净，守护诸根，正知出入，我所作已办，不复更学；已成德义，无复上作。’比丘，我为汝说，莫令求沙门义失沙门义。若欲求上学者，比丘身、口、意、命行清净，守护诸根，正知出入，当复作何等？比丘当学独住远离，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、山岩石室、露地穰积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冢间。彼已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愿，反念不向，断除贪伺，心无有诤，见他财物、诸生活具，不起贪伺，欲令我得，彼于贪伺净除其心。

“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断疑度惑，于诸善法无有犹豫，彼于疑惑净除其心。彼断此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智通作证，彼便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，亦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则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说沙门，说梵志，说圣，说净浴。

“云何沙门？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沙门。云何梵志？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梵志。云何为圣？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为圣。云何净浴？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

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净浴。是谓沙门，是谓梵志，是谓为圣，是谓净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马邑经下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鸯骑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至马邑，住马林寺，及比丘众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见汝等沙门，是沙门。人问汝等沙门，汝自称沙门耶？”

诸比丘白曰：“尔也，世尊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是以汝等以此，要以此沙门，当学沙门道迹，莫非沙门。学沙门道迹已，要是真谛沙门、不虚沙门，若受衣被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及若干种诸生活具者，彼所供给，得大福，得大果，得大功德，得大广报。汝等当学如是。

“云何非沙门道迹，非沙门？若有贪伺不息贪伺，有恚不息恚，有瞋不息瞋，有不语不息不语，有结不息结，有悭不息悭，有嫉不息嫉，有谀谄不息谀谄，有欺诳不息欺诳，有无惭不息无惭，有无愧不息无愧，有恶欲不息恶欲，有邪见不息邪见，此沙门垢、沙门谀谄、沙门诈伪、沙门曲，趣至恶处未尽已，学非沙门道迹，非沙门。

“犹如钺斧，新作极利，有头有刃，僧伽梨所裹。我说彼痴学沙门道亦复如是，谓有贪伺不息贪伺，有恚不息恚，有瞋不息瞋，有不语不息不语，有结不息结，有悭不息悭，有嫉不息嫉，有谀谄不息谀谄，有无惭不息无惭，有无愧不息无愧，有恶欲不息恶欲，有邪见不息邪见，持僧伽梨，我不说是沙门。若持僧伽梨者，有贪伺息贪伺，有恚息恚，有瞋息瞋，有不语息不语，有结息结，有悭息悭，有嫉息嫉，有谀谄息谀谄，有无惭息无惭，有无愧息无愧，有恶欲息恶欲，有邪见息邪见者，彼诸亲亲朋友往诣而作是说：‘贤人，汝当学持僧伽梨。贤，汝学持僧伽梨有贪伺息贪伺，有恚息恚，有瞋息瞋，有不语息不语，有结息结，有悭息悭，有嫉息嫉，有谀諂息谀諂，有无惭息无惭，有无愧息无愧，有恶欲息恶欲，有邪见息邪见。’若以我见持僧伽梨，有贪伺、恚、瞋、不语、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、恶欲、邪见，是以我持僧伽梨，我说非是沙门。

“如是无衣、编发、不坐、一食、常扬水、持水。持水者，我说非是沙门。若持水，有贪伺息贪伺，有恚息恚，有瞋息瞋，有不语息不语，有结息结，有悭息悭，有嫉息嫉，有谀谄息谀谄，有无惭息无惭，有无愧息无愧，有恶欲息恶欲，有邪见息邪见，彼诸亲亲朋友往诣而作是说：‘贤，汝当持水。持水已，有贪伺息贪伺，有恚息恚，有瞋

息瞋，有不语息不语，有结息结，有悭息悭，有嫉息嫉，有谀谄息谀谄，有无惭息无惭，有无愧息无愧，有恶欲息恶欲，有邪见息邪见。’若以我见持水，贪伺、恚、瞋、不语、结、悭、嫉、谀谄、无惭、无愧、有恶欲、有邪见，是以持水者，我说不是沙门，是谓非沙门道迹，非是沙门。

“云何沙门道迹，非不沙门？若有贪伺息贪伺，有恚息恚，有瞋息瞋，有不语息不语，有结息结，有悭息悭，有嫉息嫉，有谀谄息谀谄，有无惭息无惭，有无愧息无愧，有恶欲息恶欲，有邪见息邪见，此沙门嫉、沙门谀谄、沙门诈伪、沙门曲，趣至恶处尽已，学沙门道迹，非不沙门，是谓沙门道迹，非不沙门。

“彼如是成就戒，身清净，口、意清净，无有贪伺，心中无恚，无有睡眠，无掉、骄傲，断疑度惑，正念正智，无有愚痴，彼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彼作是念：‘有粗、有妙、有想，来上出要，知如真。’彼如是知、如是见已，则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犹去村不远，有好浴池，清泉流盈，翠草被岸，华树四周。或于东方有一人来，饥渴疲极，脱衣岸上，人池快浴，去垢除热，亦除渴乏。如是南方、西方、北方有一人来，饥渴疲极，脱衣岸上，入池快浴，去垢除热，亦除渴乏。如是，刹利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内行止，令得内止。内止者，我说沙门，说梵志，说圣，说净浴。如是梵志、居士、工师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内行止，令得内止。内止者，我说沙门，说梵志，说圣，说净浴。

“云何沙门？谓息止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沙门。云何梵志？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梵志。云何为圣？谓远离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为圣。云何净浴？谓净浴诸恶不善之法、诸漏秽污，为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，生、老、病、死因，是谓净浴。是谓沙门，是谓梵志，是谓为圣，是谓净浴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牛角娑罗林经上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跋耆瘦，在牛角娑罗林，及诸多知识上尊比丘大弟子等，尊者舍梨子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离越哆、尊者阿难。如是比丘多知识上尊比丘大弟子等，亦游跋耆瘦，在牛角娑罗林，并共近佛叶屋边住。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。尊者阿难遥见彼诸尊往已，白曰：“贤者离越哆，当知此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过夜平旦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。贤者离越哆，今可共彼诸尊往诣尊者舍梨子所，倘能因彼从尊者舍梨子少多闻法。”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离越哆、尊者阿难过夜平旦，往诣尊者舍梨子所。

尊者舍梨子遥见彼诸尊来已，尊者舍梨子因彼诸尊故说：“善来！贤者阿难。善来！阿难。善来！阿难，世尊侍者解世尊意，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我今问贤者阿难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阿难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，所谓法者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如是诸法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，彼所说法简要捷疾，与正相应，欲断诸结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离越哆，贤者阿难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离越哆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离越哆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离越哆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乐于宴坐，内行止，不废坐禅，成就于观，常好闲居，喜安静处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阿那律陀，贤者离越哆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阿那律陀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阿那律陀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逮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犹有目人住高楼上，于下露地有千土堑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若有比丘逮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迦旃延，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迦旃延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迦旃延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大迦旃延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犹二比丘法师共论甚深阿毗昙，彼所问事，善解悉知，答亦无碍，说法辩捷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尊者大迦葉，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尊者大迦葉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尊者大迦葉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大迦葉答曰：“贤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自无事称说无事，自有少欲称说少欲，自有知足称说知足，自乐在远离独住称说乐在远离独住，自修行精勤称说修行精勤，自立正念正智称说立正念正智，自得定称说得定，自有智慧称说智慧，自诸漏已尽称说诸漏已尽，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。贤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复问曰：“贤者目揵连，尊者大迦葉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目揵连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目揵连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大目揵连答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自在无量如意足。彼行无量如意足，变一为众，合众为一，一则住一，有知有见，彻过石壁，如空无碍，出入于地，犹若如水，履水如地而不陷没，上升虚空，结跏趺坐，犹若如鸟。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以手扪摸，身至梵天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大目揵连问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我及诸尊已各自说随其所知，我今问尊者舍梨子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尊者舍梨子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”

尊者舍梨子答曰：“贤者目揵连，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中前游行，即彼住止，中前游行；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，即彼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。贤者目揵连，犹王、王臣，衣服甚多，有若干种杂妙色衣，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，彼若欲得日中、晡时著者即取著之。贤者目揵连，如是，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中前游行，即彼住止，中前游行；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，即彼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。贤者目揵连，如是比丘起

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尊者舍梨子告曰：“贤者目揵连，我及诸贤已各自说随其所知。贤者目揵连，我等宁可共彼诸贤往诣佛所，向论此事，于中知谁最为善说？”于是，尊者舍梨子、尊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尊者大迦旃延、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离越哆、尊者阿难往诣佛所，诸尊者等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阿难亦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日贤者大目揵连、尊者大迦葉、贤者迦旃延、贤者阿那律陀、贤者离越哆、贤者阿难过夜平旦，来诣我所。我遥见彼诸贤来已，因彼诸贤故说：‘善来！贤者阿难。善来！阿难。善来！阿难，世尊侍者解世尊意，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我今问贤者阿难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阿难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贤者阿难即答我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广学多闻，守持不忘，积聚博闻，所谓法者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如是诸法广学多闻，玩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，彼所说法简要捷疾，与正相应，欲断诸结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实如阿难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阿难比丘成就多闻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贤者阿难如是说已，我复问曰：‘贤者离越哆，贤者阿难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离越哆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离越哆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贤者离越哆即答我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乐于宴坐，内行止，不废坐禅，成就于观，常好闲居，喜安静处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如离越哆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离越哆比丘常乐坐禅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贤者离越哆如是说已，我复问曰：‘贤者阿那律陀，贤者离越哆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阿那律陀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阿那律陀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贤者阿那律陀即答我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逮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于千世界彼少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犹有目人住高楼上，于下露地有千土墼，彼少有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，若有比丘逮得天眼，成就天眼，于千世界微少方便须臾尽见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如阿那律陀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阿那律陀比丘成就天眼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贤者阿那律陀如是说已，我复问曰：‘贤者迦旃延，贤者阿那律陀比丘已说随所如，我今复问贤者迦旃延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迦旃延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贤者迦旃延即答我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犹二比丘法师共论甚深阿毗昙，彼所问事，善解悉知，答亦无碍，说法辩捷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如迦旃延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比丘分别法师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贤者迦旃延如是说已，我复问曰：‘尊者大迦葉，贤者迦旃延比丘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尊者大迦葉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尊者大迦葉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尊者大迦葉即答我曰：‘贤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自无事称说无事，自有少欲称说少欲，自有知足称说知足，自乐在远离独住称说乐在远离独住，自修行精勤称说修行精勤，自立正念正智称说立正念正智，自得定称说得定，自有智慧称说智慧，自诸漏已尽称说诸漏已尽，自劝发渴仰成就欢喜称说劝发渴仰成就欢喜。贤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如迦葉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迦葉比丘常行无事。”

尊者舍梨子白曰：“世尊，尊者大迦葉如是说已，我复问曰：‘贤者目揵连，尊者大迦葉已说随所知，我今复问贤者目揵连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贤者目揵连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贤者大目揵连即答我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若有比丘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自在无量如意足。彼行无量如意足，变一为众，合众为一，一则住一，有知有见，彻过石壁，如空无碍，出入于地，犹若如水，履水如地而不陷没，上升虚空，结跏趺坐，犹若如鸟。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以手扪摸，身至梵天。尊者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梨子，如目揵连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目揵连比丘有大如意足。”

于是，尊者大目揵连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及诸尊如是说已，便白尊者舍梨子曰：‘尊者舍梨子，我及诸尊已各自说随其所知，我今问尊者

舍梨子：此牛角娑罗林甚可爱乐，夜有明月，诸娑罗树皆敷妙香，犹若天华。尊者舍梨子，何等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？’尊者舍梨子即答我曰：‘贤者目揵连，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中前游行，即彼住止，中前游行；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，即彼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。贤者目揵连，犹王、王臣，衣服甚多，有若干种杂妙色衣，彼若欲得中前著者即取著之，彼若欲得日中、晡时著者即取著之。贤者目揵连，如是，若有比丘随用心自在而不随心，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中前游行，即彼住止，中前游行；彼若欲得随所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，即彼住止，日中、晡时游行。贤者目揵连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’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目揵连，如舍梨子比丘所说。所以者何？舍梨子比丘随用心自在。”

于是，尊者舍梨子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及诸贤如是说已，告曰：‘贤者目揵连，我及诸贤已各自说随其所知。贤者目揵连，我等宁可共彼诸贤往诣佛所，向论此事，于中知谁最为善说？世尊，我等谁为善说耶？’”

世尊答曰：“舍梨子，一切悉善。所以者何？此诸法者，尽我所说。舍梨子，听我所说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舍梨子，若有比丘随所依住城郭村邑，彼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善守护身，善敛诸根，善立其念。彼乞食已，过日中后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或至无事处，或至树下，或至空安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不解结跏趺坐乃至漏尽，彼便不解结跏趺坐乃至漏尽。舍梨子，如是比丘起发牛角娑罗林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牛角娑罗林经下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那摩提瘦，在揵祁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那摩提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往诣牛角娑罗林。

尔时，牛角娑罗林有三族姓子共在中住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。彼尊者等所行如是：若彼乞食有前还者，便敷床汲水，出洗足器，安洗足橙及拭脚巾、水瓶、澡罐。若所乞食能尽食者，便尽食之；若有余者，器盛覆举。食讫收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入室宴坐。若彼乞食有后还者，能尽食者亦尽食之；若不足者，取前余食，足而食之；若有余者，便泻著净地及无虫水中。取彼食器，净洗拭已，举著一面，收卷床席，拾洗足橙，收拭脚巾，举洗足器及水瓶、澡罐，扫洒食堂，粪除净

已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入室宴坐。彼尊者等至于晡时，若有先从宴坐起者，见水瓶、澡罐空无有水，便持行取。若能胜者，便举持来，安著一面。若不能胜，则便以手招一比丘，两人共举，持著一面，各不相语，各不相问。彼尊者等五日一集，或共说法，或圣默然。

于是，守林人遥见世尊来，逆呵止曰：“沙门，沙门，莫入此林！所以者何？今此林中有三族姓子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，彼若见汝，或有不可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守林人，彼若见我，必可，无不可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遥见世尊来，即呵彼曰：“汝守林人，莫呵世尊！汝守林人，莫呵善逝！所以者何？是我尊来，我善逝来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出迎世尊，摄佛衣钵。尊者难提为佛敷床，尊者金毗罗为佛取水。

尔时，世尊洗手足已，坐彼尊者所敷之座，坐已，问曰：“阿那律陀，汝常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复问：“阿那律陀，云何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。’世尊，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；行慈口业，行慈意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’我便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，我未曾有一不可心。世尊，如是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问尊者难提，答亦如是。复问尊者金毗罗曰：“汝常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金毗罗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问曰：“金毗罗，云何安隐，无所乏耶？”

尊者金毗罗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有善利，有大功德，谓我与如是梵行共行。’世尊，我常向彼梵行行慈身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；行慈口业，行慈意业，见与不见，等无有异。世尊，我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。’我便自舍己心，随彼诸贤心，我未曾有一不可心。世尊，如是我常安隐，无有所乏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如是汝等常共和合，安隐无诤，一心一师，合一水乳，颇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我等常共和合，安隐无诤，一心一师，合一水乳，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世尊，我等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

。世尊，如是我等常共和合，安隐无诤，一心一师，合一水乳，得此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世尊，我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世尊，我等度一切色想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更复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世尊，我等得如意足、天耳智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，诸漏已尽，得无漏，心解脱，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谓更有此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那律陀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颇更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白曰：“世尊，舍此住止，过此度此，更无有余得人上之法，而有差降安乐住止。”

于是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族姓子之所游行，安隐快乐，我今宁可为彼说法。”世尊作是念已，即为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从座起去。于是，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送世尊，随其近远，便还所住。

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叹尊者阿那律陀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尊者阿那律陀，我等初不闻尊者阿那律陀说如是义，我等如是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然尊者阿那律陀尽向世尊极称誉我等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叹尊者难提、金毗罗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尊者，我亦初未曾从诸贤等闻，尊者如是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然我长夜以心知尊者心，尊者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是故我向世尊如是如是说。”

于是，长鬼天形体极妙，光明巍巍，夜将向旦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世尊曰：“大仙人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。”

地神从长鬼天闻所说，放高大音声：“大仙人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。”

从地神闻声，虚空天、四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，兜率哆天、化乐天、他化乐天，须臾声彻至于梵天：“大仙人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！如是！长鬼天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。长鬼天，地神闻汝声已，便放高大音声：‘大仙人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。’从地神闻声，虚空天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哆天、化乐天、他化乐天，须臾声彻至于梵天：‘大仙人，诸跋耆人得大善利，谓现有世尊及三族姓子——尊者阿那律陀、难提、金毗罗。’长鬼天，若彼三族家，此三族姓子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彼三族家忆此三族姓子所因、所行者，彼亦长夜得大善利，安隐快乐。若彼村邑及天、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、从人至天，忆此三族姓子所因、所行者，彼亦长夜得利饶益，安隐快乐。长鬼天，此三族姓子如是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。

佛说如是，此三族姓子及长鬼天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求解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剑摩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缘于彼意，不知他心如真者，彼世尊正尽觉不可知，云何求解于如来乎？”

时，诸比丘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等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比丘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世尊告曰：“缘于彼意，不知他心如真者，当以二事求解如来：一者、眼知色，二者、耳闻声。若有秽污眼、耳知法，是彼尊者为有、为无耶？若求时，则知所有秽污眼、耳知法，彼尊者无。若无此者，当复更求。若有杂眼、耳知法，是彼尊者为有、为无耶？若求时，则知所有杂眼、耳知法，彼尊者无。若无此者，当复更求。若有白净眼、耳知法，是彼尊者为有、为无耶？若求时，则知所有白净眼、耳知法，彼尊者有。若有此者，当复更求。彼尊者为长夜行此法、为暂行耶？若求时，则知彼尊者长夜行此法，不暂行也。若常行者，当复更求。彼尊者为为名誉，为为利义入此禅耶？不为名誉，不为利义入此禅耶？若求时，则知彼尊者非为灾患故入此禅也。

“若有作是说：‘彼尊者乐行非恐怖，离欲不行欲，欲已尽也。’便应问彼：‘贤者，有何行、有何力、有何智，令贤者自正观如是说：彼尊者乐行非恐怖，离欲不行欲，欲已尽耶？’彼若作是答：‘贤者，我不知彼心，亦非余事知，然彼尊者或独住，或在众，或在集会，若有善逝，若为善逝所化为宗主，因食可见彼贤者，我不自知，我从彼尊者闻，面前谘受：我乐行非恐怖，离欲不行欲，欲已尽也。贤者，我有是行、有是力、有是智，令我自正观如是说：彼尊者乐行不恐怖，离欲不行欲，欲已尽也。’

“于中当复问彼如来法：‘若有秽污眼、耳知法，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？若有杂眼、耳知法，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？若有白净法，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？’如来为彼答：‘若有秽污眼、耳知法，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；若有杂眼、耳知法，有彼处此法灭尽无余。若有秽污眼、耳知法，如来灭断拔绝根本，终不复生；若有杂眼、耳知法，如来灭断拔绝根本，终不复生；若有白净法，如是我白净，如是境界，如是沙门，我如是成就此正法、律。有信弟子往见如来，奉侍如来，从如来闻法，如来为说法，上复上，妙复妙，善除黑白。如来为说法，上复上，妙复妙，善除黑白者，如是如是闻已，知断一法，于诸法得究竟，净信世尊：彼世尊正尽觉也。’”

“复应问彼：‘贤者，有何行、有何力、有何智，令贤者知断一法，于诸法得究竟，净信世尊：彼世尊正尽觉耶？’彼如是答：‘贤者，我不知世尊心，亦非余事知，我因世尊有如是净信，世尊为我说法，上复上，妙复妙，善除黑白。贤者，如如世尊为我说法者，如是如是我闻，如来为我说法，上复上，妙复妙，善除黑白。如是如是我闻已

，知断一法，于诸法得究竟，净信世尊：彼世尊正尽觉也。贤者，我有是行、有是力、有是智，令我知断一法，于诸法得究竟，净信世尊：彼世尊正尽觉也。’若有此行、有此力，深著如来信根已立者，是谓信见本不坏智相应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无有能夺，如是求解如来，如是正知如来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第四分别诵讫。

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九

说智、阿夷那，拘楼明圣道，

东园论小空，大空最在后。

双品说智经第六（第五诵名后诵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来向汝说已所得智‘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’者，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世尊说五盛阴：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此五盛阴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耶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色盛阴非果、空虚、不可欲、不恒有、不可倚、变易法，我知如是。若是色盛阴有欲、有染、有著、有缚、缚著使者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如是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，非果、空虚、不可欲、不恒有、不可倚、变易法，我知如是。若于识盛阴有欲、有染、有著、有缚、缚著使者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此五盛阴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世尊说四食，众生以此得存长养。云何为四？一曰、抟食粗细，二曰、更乐，三曰、意念，四曰、识也。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此四食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耶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于抟食，意不高不下，不倚不缚，不染不著，得解得脱，尽得解脱，心离颠倒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更乐、意念、识食，不高不下，不倚不缚，不染不著，得解得脱，

尽得解脱，心离颠倒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此四食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世尊说四说。云何为四？一曰、见见说，二曰、闻闻说，三曰、识识说，四曰、知知说。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此四说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耶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于见见说，不高不下，不倚不缚，不染不著，得解得脱，尽得解脱，心离颠倒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如是闻闻、识识、知知说，不高不下，不倚不缚，不染不著，得解得脱，尽得解脱，心离颠倒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此四说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世尊说内六处：眼处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处。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此内六处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耶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于眼及眼识，眼识知法俱知，二法知已，诸贤，若眼及眼识，眼识知法，乐已尽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及意识，意识知法俱知，二法知已，诸贤，若意及意识，意识知法，乐已尽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此内六处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世尊说六界：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识界。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此六界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耶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不见地界是我所，我非地界所，地界非是神，然谓三受依地界住，识使所著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如是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识界，非是我所，我非识界所，识界非是神，然谓三受依识界住，识使所著，彼尽、无欲、灭、息、止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此六界，得知无所受，漏尽心解脱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问彼比丘：‘贤者，云何知、云何见，此内身共有识及外诸相，一切我、我作及慢使断知，拔绝根本，终不复生？’

“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：‘诸贤，我本未出家学道时，厌生老病死、啼泣困苦、愁戚忧悲，欲断此大苦阴。诸贤，我厌患已而作是观：在家至狭，尘劳之处；出家学道，发露旷大。我今在家，为锁所锁，不得尽形寿净修梵行，我宁可舍少财物及多财物，舍少亲族及多亲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诸贤，我于后时舍少财物及多财物，舍少亲族及多亲族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诸贤，我出家学道，舍族相已，受比丘要，修习禁戒，守护从解脱，又复善摄威仪礼节，见纤介罪，常怀畏怖，受持学要。

“‘诸贤，我离杀，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我于杀生净除其心。我离不与取，断不与取，与而后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非梵行，断非梵行，勤修梵行，精勤妙行，清净无秽，离欲断淫，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

“‘诸贤，我离妄言，断于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，不移动，一切可信，不欺世间，我于妄言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两舌，断于两舌，行不两舌，不破坏他；不此闻语彼，欲破坏此；不彼闻语此，欲破坏彼；离者欲合，合者欢喜；不作群党，不乐群党，不称群党，我于两舌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粗言，断于粗言，若有所言，辞气粗犷，恶声逆耳，众所不喜，众所不爱，使他苦恼，令不得定，断如是言；若有所说，清和柔润，顺耳入心，可喜可爱，使他安乐，言声具了，不使人畏，令他得定，说如是言，我于粗言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绮语，断绮语，时说、真说、法说、义说、止息说，乐止息诤事，顺时得宜，善教善呵，我于绮语净除其心。

“‘诸贤，我离治生，断于治生，弃舍称量及斗斛，亦不受货，不缚束人，不望折斗量，不以小利侵欺于人，我于治生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寡妇、童女、断受寡妇、童女，我于受寡妇、童女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奴婢，断受奴婢，我于受奴婢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断受象、马、牛、羊，我于受象、马、牛、羊、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鸡、猪，断受鸡、猪，我于受鸡、猪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田业、店肆，断受田业、店肆，我于受田业、店肆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断受生稻、麦、豆，我于受生稻、麦、豆净除其心。

“‘诸贤，我离酒，断酒，我于饮酒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高广大床，断高广大床，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，断华鬘、璎珞、涂香

、脂粉，我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歌舞倡伎及往观听，断歌舞倡伎及往观听，我于歌舞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受生色像宝，断受生色像宝，我于受生色像宝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离过中食，断过中食，一食、不夜食、学时食，我于过中食净除其心。

“‘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身，复行知足，衣取覆形，食取充躯。我所往处，衣钵自随，无有顾恋，犹如雁鸟与两翅俱飞翔空中，我亦如是。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，复守诸根，常念闭塞，念欲明达，守护念心，而得成就，恒欲起意。若眼见色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色，谓忿诤故，守护眼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眼根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若意知法，然不受相，亦不味法，谓忿诤故，守护意根；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趣向彼故，守护意根。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，圣护诸根，正知出入，善观分别，屈伸低仰，仪容庠序，善著僧伽梨及诸衣钵，行住坐卧、眠寤语默，皆正知之。

“‘诸贤，我已成就此圣戒身及极知足，亦成就圣戒护诸根，得正知出入，独住远离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山岩石室、露地穰积，或至林中，或在冢间。诸贤，我已在无事处，或至树下空安静处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愿，反念不向，断除贪伺，心无有诤，见他财物、诸生活具，不起贪伺，欲令我得，我于贪伺净除其心。如是瞋恚、睡眠、掉悔，断疑度惑，于诸善法无有犹豫，我于疑惑净除其心。诸贤，我已断此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诸贤，我已得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趣向漏尽通智作证。

“‘诸贤，我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、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诸贤，我如是知、如是见，内身有识及外诸相，一切我、我行及慢使断知，拔绝根本，终不复生。’漏尽比丘得知梵行已立法者应如是答！

“汝等闻之，当善然可，欢喜奉行。善然可彼，欢喜奉行已，当复如是语彼比丘：‘贤者，初说我等已可意欢喜，然我等欲从贤者上复上，求智慧应答辩才，以是故我等从贤者问复问耳！’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阿夷那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于东园鹿子母堂。

尔时，世尊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堂上来下。在堂影中露地经行，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之法。彼时，异学阿夷那——沙门蛮头弟子遥见世尊从宴坐起，堂上来下，在堂影中露地经行，为诸比丘广说甚深微妙之法，异学阿夷那——沙门蛮头弟子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随佛经行。世尊回顾问曰：“阿夷那，沙门蛮头实思五百思，若有异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，自称我有无余、知无余，见彼有过、自称有过？”

异学阿夷那——沙门蛮头弟子答曰：“瞿昙，沙门蛮头实思五百思，若有异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，自称我有无余、知无余，见彼有过、自称有过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阿夷那，云何沙门蛮头思五百思，若有异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，自称我有无余、知无余，见彼有过、自称有过耶？”

异学阿夷那——沙门蛮头弟子答曰：“瞿昙，沙门蛮头作如是说：‘若行、若住、若坐、若卧、若眠、若寤，或昼、或夜，常无碍知见。’或时逢奔象、逸马、奔车、叛兵、走男、走女，或行如是道，逢恶象、恶马、恶牛、恶狗，或值蛇聚，或得块掷，或得杖打，或堕沟渎，或堕厕中，或乘卧牛，或堕深坑，或入刺中，或见村邑，问名问道，见男见女，问姓问名，或观空舍，或如是入族。彼既入已，而问我曰：‘尊从何行？’我答彼曰：‘诸贤，我趣恶道也。’瞿昙，沙门蛮头如是比丘思五百思，若有异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，自称我有无余、知无余、见彼有过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离于经行，至经行道头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问诸比丘：“我所说智慧事，汝等受持耶？”彼诸比丘默然不答。

世尊复至再三问曰：“诸比丘，我所说智慧事，汝等受持耶？”诸比丘亦至再三默然不答。

彼时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智慧事，诸比丘从世尊闻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凡有二众，一曰、法众，二曰、非法众。何者非法众？或有一行非法说非法，彼众亦行非法说非法。彼非法人住非法众前，自已所知，而虚妄言，不是真实，显示分别，施设其行，流布次第说法，欲断他意弊恶，难诘不可说也，于正法、律中不可称立自已所知。彼非法人住非法众前，自称我有智慧普知。于中若有如是说智慧事者，是谓非法众。何者法众？或有一行法说法，彼众亦行法说法。彼法人住法众前，自已所知，不虚妄言，是真是实，显示分别，施设其行，流布次第说，欲断他意弊恶，难

诘则可说也，于正法中而可称立自已所知。彼法人住法众前，自称我有智慧普知。于中若有如是说智慧事者，是谓法众。是故汝等当知法、非法，义与非义；知法、非法，义、非义已，汝等当学如法如义。”

佛说如是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于是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“诸贤当知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是故，汝等当知法、非法，义与非义；知法、非法，义、非义已，汝等当学如法如义。’”彼复作是念：“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”彼复作是念：“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，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诸贤共往诣尊者阿难所，请说此义。若尊者阿难为分别者，我等当善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当知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汝等当知法、非法，义与非义；知法、非法，义、非义已，汝等当学如法如义。’我等便作是念：‘诸贤谁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？’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，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。’惟愿尊者阿难为慈愍故而广说之！”

尊者阿难告曰：“诸贤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诸贤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见大树成根、茎、节、枝、叶、华、实，彼人不触根、茎、节、实，但触枝、叶。诸贤所说亦复如是，世尊现在，舍来就我而问此义。所以者何？诸贤，当知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，诸贤应往诣世尊所而问此义：‘世尊，此云何？此何义？’如世尊说者，诸贤等当善受持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尊者阿难，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义，是法、法主、法将，说真谛义，现一切义由彼世尊，然尊者阿难是佛侍者而知佛意，常为世尊之所称誉，及诸智梵行人。尊者阿难能广分别世尊向所略说义，惟愿尊者阿难为慈愍故而广说之。”

尊者阿难告诸比丘：“诸贤等，共听我所说。诸贤，邪见非法，正见是法。若有因邪见生无量恶不善法者，是谓非义；若因正见生无量善法者，是谓是义。诸贤，乃至邪智非法，正智是法。若因邪智生无量恶不善法者，是谓非义；若因正智生无量善法者，是谓是义。诸贤，谓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：‘是故，汝等当知法、非法，义与非义；知法、非法，义、非义已，汝等当学如法如义。’此世尊略说，不广分别义，我以此句、以此文广说如是。诸贤可往向佛具陈，若如世尊所说义者，诸贤等便可受持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难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尊者阿难三匝而去；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向世尊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即从座起，入室宴坐。尊者阿难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”

世尊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法、有义。所以者何？谓师为弟子略说此义，不广分别，彼弟子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广说之。如阿难所说，汝等应当如是受持！所以者何？以说观义应如是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圣道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拘楼瘦剑磨瑟昙拘楼都邑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一道令众生得清净，离愁戚啼哭，灭忧苦懊恼，便得如法。谓圣正定，有习、有助，亦复有具而有七支，于圣正定说习、说助，亦复说具。云何为七？正见、正志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。若有以此七支习、助、具，善趣向心得一者，是谓圣正定，有习、有助，亦复有具。所以者何？正见生正志，正志生正语，正语生正业，正业生正命，正命生正方便，正方便生正念，正念生正定。贤圣弟子如是心正定，顿尽淫、怒、痴。贤圣弟子如是正心解脱，顿知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中正见最在其前。

“若见邪见是邪见者，是谓正见；若见正见是正见者，亦谓正见。云何邪见？谓此见无施、无斋，无有咒说；无善恶业，无善恶业报；无此世彼世；无父无母；世无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，是谓邪见。云何正见？谓此见有施、有斋，亦有咒说；有善恶业，有善恶业报；有此世彼世；有父有母；世有真人往至善处、善去、善向，此世彼世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，是谓正见。是为见邪见是邪见者，是谓正见；见正见是正见者，亦谓正见。彼如是知已，则便求学，欲断邪见成就正见，是谓正方便。比丘以念断于邪见，成就正见，是谓正念。此三支随正见从见方便，是故正见最在前也。

“若见邪志是邪志者，是谓正志；若见正志是正志者，亦谓正志。云何邪志？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是谓邪志。云何正志？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，是谓正志。是为见邪志是邪志者，是谓正志；见正志是正志者，亦谓正志。彼如是知已，则便求学，欲断邪志成就正志，是谓正方便。比丘以念断于邪志，成就正志，是谓正念。此三支随正志从见方便，是故正见最在前也。

“若见邪语是邪语者，是谓正语；若见正语是正语者，亦谓正语。云何邪语？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是谓邪语。云何正语，离妄言、两舌、粗言、绮语，是谓正语。是为见邪语是邪语者，是谓正语；见正语是正语者，亦谓正语。彼如是知已，则便求学，欲断邪语成就正语，是谓正方便。比丘以念断于邪语，成就正语，是谓正念。此三支随正语从见方便，是故正见最在前也。

“若见邪业是邪业者，是谓正业；若见正业是正业者，亦谓正业。云何邪业？杀生、不与取、邪淫，是谓邪业。云何正业？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，是谓正业。是为见邪业是邪业者，是谓正业；见正业是正业者，亦谓正业。彼如是知已，则便求学，欲断邪业成就正业，是谓正方便。比丘以念断于邪业，成就正业，是谓正念。此三支随正业从见方便，是故正见最在前也。”

“若见邪命是邪命者，是谓正命；若见正命是正命者，亦谓正命。云何邪命？若有求无满意，以若干种畜生之咒，邪命存命。彼不如法求衣被，以非法也；不如法求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以非法也，是谓邪命。云何正命？若不求无满意，不以若干种畜生之咒，不邪命存命。彼如法求衣被，则以法也；如法求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，则以法也，是谓正命。是为见邪命是邪命者，是谓正命；见正命是正命者，亦谓正命。彼如是知已，则便求学，欲断邪命，成就正命，是谓正方便。比丘以念断于邪命，成就正命，是谓正念。此三支随正命从见方便，是故正见最在前也。

“云何正方便？比丘者，已生恶法为断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灭；未生恶法为不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灭。未生善法为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灭；已生善法为住不忘不退，转增广布，修习满具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灭，是谓正方便。云何正念？比丘者，观内身如身，观至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正念。云何正定？比丘者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正定。云何正解脱？比丘者，欲心解脱，恚、痴心解脱，是谓正解脱。云何正智？比丘者，知欲心解脱，知恚、痴心解脱，是谓正智也。是为学者成就八支，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。”

“云何学者成就八支？学正见至学正定，是为学者成就八支。云何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？无学正见至无学正智，是谓漏尽阿罗诃成就十支。所以者何？正见者，断于邪见。若因邪见生无量恶不善法者，彼亦断之；若因正见生无量善法者，彼则修习，令满具足至正智者断于邪智。若因邪智生无量恶不善法者，彼亦断之；若因正智生无量善法者，彼则修习，令满具足。

“是为二十善品、二十不善品，是为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。若有沙门、梵志者，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，彼于如法有十诘责。云何为十？若毁呰正见，称誉邪见，若有邪见沙门、梵志，若供养彼而称誉彼。若有沙门、梵志者，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，彼于如法是谓一诘责。若毁呰至正智，称誉邪智，若有邪智沙门、梵志，若供养彼而称誉彼，若有沙门、梵志，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，彼于如法是谓第十诘责。若有沙门、梵志，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，是谓于如法有十诘责。

“若更有余沙门、梵志，蹲踞说蹲踞，无所有说无所有，说无因、说无作、说无业，谓彼彼所作善恶施设，断绝破坏彼此。我所说四十大法品转于梵轮，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无有能制而言非者，彼亦有诘责、愁忧恐怖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小空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于东园鹿子母堂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一时游行释中，城名释都邑，我于尔时从世尊闻说如是义：‘阿难，我多行空。’彼世尊所说，我善知、善受，为善持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答曰：“阿难，彼我所说，汝实善知、善受、善持。所以者何？我从尔时及至于今，多行空也。阿难，如此鹿子母堂空无象、马、牛、羊、财物、谷米、奴婢，然有不空，唯比丘众。是为，阿难，若此中无者，以此故我见是空；若此有余者，我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村想，莫念人想，当数念一无事想。彼如是知空于村想，空于人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无事想。若有疲劳，因村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人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无事想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人想，莫念无事想，当数念一地想。彼比丘若见此地有高下，有蛇聚，有棘刺丛，有沙有石，山崄深河，莫念彼也。若见此地平正如掌，观望处好，当数念彼。阿难，犹如牛皮，以百钉张，极张托已，无皱无

缩。若见此地有高下，有蛇聚，有棘刺丛，有沙有石，山嶮深河，莫念彼也。若见此地平正如掌，观望处好，当数念彼。彼如是知，空于人想，空无事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地想。若有疲劳，因人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无事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地想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无事想，莫念地想，当数念一无量空处想。彼如是知，空无事想，空于地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无量空处想。若有疲劳，因无事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地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无量空处想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地想，莫念无量空处想，当数念一无量识处想。彼如是知，空于地想，空无量空处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无量识处想。若有疲劳，因地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无量空处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无量识处想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无量空处想，莫念无量识处想，当数念一无所有处想。彼如是知，空无量空处想，空无量识处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无所有处想。若有疲劳，因无量空处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无量识处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无所有处想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莫念无量识处想，莫念无所有处想，当数念一无想心定。彼如是知，空无量识处想，空无所有处想，然有不空，唯一无想心定。若有疲劳，因无量识处想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无所有处想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一无想心定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。

“彼作是念：‘我本无想心定，本所行、本所思，若本所行、本所思者，我不乐彼，不求彼，不应住彼。’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如是知，空欲漏，空有漏、空无明漏，然有不空，唯此我身六处命存。若有疲劳，因欲漏故，我无是也。若有疲劳，因有漏、无明漏故，我亦无是。唯有疲劳，因此我身六处命存故。若彼中无者，以此故，彼见是空；若彼有余者，彼见真实有。阿难，是谓行真实、空、不颠倒也

，谓漏尽、无漏、无为、心解脱。

“阿难，若过去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彼一切行此真实、空、不颠倒，谓漏尽、无漏、无为、心解脱。阿难，若当来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彼一切行此真实、空、不颠倒，谓漏尽、无漏、无为、心解脱。阿难，若今现在我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，我亦行此真实、空、不颠倒，谓漏尽、无漏、无为、心解脱。阿难，汝当如是学，我亦行此真实、空、不颠倒，谓漏尽、无漏、无为、心解脱。是故，阿难，当学如是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大空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中迦维罗卫，在尼拘类园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迦维罗卫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往诣加罗差摩释精舍。尔时，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。彼时，世尊从加罗差摩释精舍出，往诣加罗释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在加罗释精舍中集作衣业，尊者阿难遥见佛来，见已出迎，取佛衣钵，还敷床座，汲水洗足。佛洗足已，于加罗释精舍坐尊者阿难所敷之座，告曰：“阿难，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。所以者何？我今作衣业。

时，世尊复告阿难曰：“比丘不可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处者，谓有乐、圣乐、无欲之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、无食之乐、非生死乐。若得如是乐，易不难得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有比丘不欲哗说，不乐哗说，不合会哗说，不欲于众，不乐于众，不合会众，欲离于众，常乐独住远离处者，谓有乐、圣乐、无欲之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、无食之乐、非生死乐。若得如是乐，易不难得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比丘不可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往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处者，得时爱乐心解脱，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有比丘不欲哗说，不乐哗说，不合会哗说，不欲于众，不乐于众，不合会众，欲离于众，常乐独住远离处者，得时爱乐心解脱，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，必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有一色令我欲乐，彼色败坏变易，异时生愁戚啼哭、忧苦、懊恼

，以是故我此异住处正觉尽觉，谓度一切色想行于外空。

“阿难，我行此住处已，生欢悦，我此欢悦，一切身觉正念正智，生喜、生止、生乐、生定，如我此定，一切身觉正念正智。阿难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共来诣我，我便为彼行如是如是心，远离，乐无欲，我亦复为彼说法，劝助于彼。阿难，若比丘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当持内心住止令一定。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，当念内空。阿难，若比丘作如是说‘我不持内心住止，不令一定，念内空’者，当知彼比丘大自疲劳。

“阿难，云何比丘持内心住止令一定耶？比丘者，此身离生喜、乐、渍、尽润渍，普遍充满，离生喜、乐，无处不遍。阿难，犹人沐浴，器盛澡豆，以水浇和，和令作丸，渍、尽润渍，普遍充满，内外周密，无处有漏。如是，阿难，比丘此身离生喜、乐，渍、尽润渍，普遍充满，离生喜、乐，无处不遍。阿难，如是比丘持内心住止令得一定。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，当念内空。彼为内空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空也。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念内空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空者，彼比丘当念外空。彼念外空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外空也。

“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念外空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外空者，彼比丘当念内外空。彼念内外空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外空也。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念内外空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外空者，彼比丘当念不移动。彼念不移动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不移动也。

“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念不移动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不移动者，彼比丘彼彼心于彼彼定，御复御，习复习，软复软，善快柔和，摄乐远离。若彼彼心于彼彼定，御复御，习复习，软复软，善快柔和，摄乐远离已，当以内空成就游。彼内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内空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内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内空者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比丘当以外空成就游，彼外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外空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外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外空者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比丘当以内外空成就游，彼内外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内外空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内外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

得清澄住，解于内外空者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当以不移动成就游，彼不移动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不移动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不移动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不移动者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经行者，彼比丘从禅室出，在室影中露地经行，诸根在内，心不向外，后作前想。如是经行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坐定者，彼比丘从离经行，至经行道头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如是坐定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有所念者，彼比丘若此三恶不善之念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莫念此三恶不善之念；若此三善念，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，当念此三善念。如是念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有所说者，彼比丘若此论非圣论，无义相应，谓论王论、贼论、斗诤论、饮食论、衣被论、妇人论、童女论、淫女论、世间论、邪道论、海中论、不论如是种种畜生论。若论圣论与义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无诸阴盖，谓论施论、戒论、定论、慧论、解脱论、解脱知见论、渐损论、不会论、少欲论、知足论、无欲论、断论、灭论、宴坐论、缘起论，如是沙门所论，如是论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五欲功德，可乐、意所念，爱色欲相应：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。若比丘心至到，观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若心中行者。所以者何？无前无后，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心中行者。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心中行者，彼比丘彼彼欲功德，观无常、观衰耗、观无欲、观断、观灭、观断舍离。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，彼即灭也。阿难，若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，彼已断也，是谓正知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五盛阴：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谓比丘如是观兴衰，是色、是色集、是色灭，是觉、想、行、识，是识、是识集、是识灭。若此五盛阴有我慢者，彼即灭也。阿难，若有比丘如是观时，则知五阴中我慢已灭，是谓正知。

“阿难，是法一向可、一向乐、一向意念，无漏无受，魔所不及，恶所不及，诸恶不善法、秽污、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生老病死因亦所不及，谓成就此不放逸也。所以者何？因不放逸，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得觉，因不放逸根，生诸无量善法，若有随道

品。阿难，是故汝当如是学，我亦成就于不放逸，当学如是！阿难，以何义故，信弟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若其正经、歌咏、记说故，信弟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也。但，阿难，或彼长夜数闻此法，诵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。若此论圣论与义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无诸阴盖，谓论施论、戒论、定论、慧论、解脱论、解脱知见论、渐损论、不会论、小欲论、知足论、无欲论、断论、灭论、宴坐论、缘起论，如是沙门所论，得、易不难得，因此义故，信第子随世尊行奉事至命尽也。阿难，如是为烦师，为烦弟子，为烦梵行。

“阿难，云何为烦师？若师出世，有策虑思惟，住策虑地，有思惟观杂，凡人有辩才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。彼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已，便贡高还家，如是为烦师，是亦为恶不善法、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师。

“阿难，云何为烦弟子？彼师弟子学彼远离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。彼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已，便贡高还家，如是为烦弟子，是亦为恶不善法、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弟子。

“阿难，云何为烦梵行？若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阿难，如来以何义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耶？”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“世尊为法本！世尊为法主！法由世尊，惟愿说之！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”

佛便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阿难，如来非为未得欲得、未获欲获、未证欲证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阿难，如来但以二义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：一者、为自现法乐居故，二者、慈愍后生人故。或有后生人效如来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阿难，如来以此义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。彼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已，便不贡高而不还家。阿难，若彼不移动心解脱作证，我不说彼有障碍也。若彼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，本为精勤，无放逸游行故，此或可有失以弟子多集会故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彼师弟子效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学远离，精劝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。彼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已，便贡高还家，如是为烦梵行，是亦为恶不善法、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梵行。阿难，于烦师、烦弟子，此烦梵行最为不可、不乐、不爱，最意不念。阿难，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，莫行怨事。

“阿难，云何弟子于师行怨事，不行慈事？若尊师为弟子说法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，亦不顺行，不立于智，其心不趣向法次法，不受正法，违犯师教，不能得定者，如是弟子于师行怨事，不行慈事。

“阿难，云何弟子于师行慈事，不行怨事？若尊师为弟子说法，怜念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，其心归趣向法次法，受持正法，不违师教，能得定者，如是弟子于师行慈事，不行怨事。

“阿难，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，莫行怨事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说，如陶师作瓦。阿难，我说严急至苦，若有真实者，必能往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双品第十五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品第十六（有十经）（第五后诵）

加楼乌陀夷，牟犁破群那，

陀、阿湿具，周那、优婆离，

调御、痴慧地，阿梨叱、嗏帝。

大品加楼乌陀夷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奢伽国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往至阿恕那住揵若精舍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阿恕那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至一林，欲昼经行。尊者乌陀夷亦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阿恕那而行乞食；食讫中后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随侍佛后，而作是念：“若世尊今昼行者，我亦至彼昼行。”

于是，世尊入于林中，至一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尊者乌陀夷亦入彼林，去佛不远，至一树下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尔时，尊者乌陀夷独在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世尊为我等多所饶益，善逝为我等多所安隐。世尊于我除众苦法，增益乐法。世尊于我除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增益无量诸善妙法。”

尊者乌陀夷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世尊告曰：“乌陀夷，无有所乏，安隐快乐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无所乏，安隐快乐，气力如常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乌陀夷，云何汝无所乏，安隐快乐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答曰：“世尊，我独在静处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世尊为我等多所饶益，善逝为我等多所安隐。世尊于我除众苦法，增益乐法。世尊于我除无量恶不善之法，增益无量诸善妙法。’世尊昔时告诸比丘：‘汝等断过中食。’世尊，我等闻已，不堪不忍，不欲不乐。若有信梵志、居士往至众园，广施作福，我等自手受食，而世尊今教我断是，善逝教我绝是。复作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然我等于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，是故我等断中后食。

“复次，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‘汝等断夜食。’世尊，我等闻已，不堪不忍，不欲不乐。于二食中最上、最妙、最胜、最美者，而世尊今教我断是，善逝教我绝是。复作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世尊，昔时有一居士，多持种种净妙食饮，还归其家，敕内人曰：‘汝等受此举著一处，我当尽共集会夜食，不为朝中。’世尊，若于诸家施设极妙最上食者，唯有夜食，我为朝中，而世尊今教我断是，善逝教我绝是。复作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然我等于世尊威神妙德敬重不堪，是故我等断于夜食。

“世尊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有比丘非时入村而行乞食，或能逢贼，作业不作业，或逢虎逢鹿，或逢虎鹿，或逢豹逢熊，或逢豹熊，或往如是处，或逢恶象、恶马、恶牛、恶狗，或值蛇聚，或得块掷，或得杖打，或堕沟渎，或堕厕中，或乘卧牛，或堕深坑，或入刺中。观见空家，入如是家，若彼入已，女人见之，或呼共行恶不净行。’

“世尊，昔一比丘夜暗微雨，睒睒掣电，而非时行入他家乞食。彼家妇人尔时出外洗荡食器，彼时妇人于电光中遥见比丘，谓为是鬼，见已惊怖，身毛皆竖，失声大呼，即便堕娠，而作是语：‘尊是鬼！尊是鬼！’时，彼比丘语妇人曰：‘妹，我非鬼，我是沙门，今来乞食。’尔时，妇人恚骂比丘至苦至恶，而作是语：‘令此沙门命根早断！令此沙门父母早死！令此沙门种族绝灭！令此沙门腹裂破坏！秃头沙门以黑自缠，无子断种，汝宁可持利刀自破其腹，不应非时夜行乞食，咄此沙门而堕我娠。’世尊，我忆彼已，便生欢悦。世尊，我因此欢悦遍充满体，正念正智，生喜、止、乐、定。世尊，我因此定遍充满体，正念正智。如是，世尊，我无所乏，安隐快乐，气力如常。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乌陀夷，汝今不尔如彼痴人，彼愚痴人，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不断此，彼但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乌陀夷，犹如有蝇，为涕唾所缚，彼在其中或苦或死。乌陀夷，若人作是说彼蝇所缚，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者，为正说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蝇为涕唾所缚，彼于其中或苦或死。是故，世尊，彼蝇所缚，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”

“乌陀夷，彼愚痴人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不断此，彼但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乌陀夷，若族姓子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不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不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便断此，彼不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奉戒者，亦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乌陀夷，犹如象王，年至六十，而以骄傲摩诃能伽，牙足体具，筋力炽盛，彼所坚缚，若努力转身，彼坚缚者则便断绝，还归本所。乌陀夷，若人作是说‘彼大象王年至六十，而以骄傲摩诃能伽，牙足体具，筋力炽盛，彼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’者，为正说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大象王年至六十，而以骄傲摩诃能伽，牙足体具，筋力炽盛，彼所坚缚，若努力转身，彼坚缚者则便断绝，还归本所。世尊，是故彼大象王年至六十，而以骄傲摩诃能伽，牙足体具，筋力炽盛，彼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说。”

“如是，乌陀夷，彼族姓子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不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不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便断此，彼不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乌陀夷，若有痴人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不断此，彼但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可解脱。”

“乌陀夷，犹贫穷人无有钱财，亦无势力，彼有一妇，其眼复瞎，丑不可爱；唯有一屋，崩坏穿漏，乌鸟所栖，弊不可居；而有一床，复破折坏，弊不可卧；止有一瓶，缺不可用。彼见比丘食讫中后，净洗手足，敷尼师檀，坐一树下，清凉和调，修增上心。彼见已，而作是念：‘沙门为快乐，沙门如涅槃。我恶无德！所以者何？我有一妇，其眼复瞎，丑不可爱，不能舍离；唯有一屋，崩坏穿漏，乌鸟所栖，弊不可居，不能舍离；而有一床，复破折坏，弊不可卧，不能舍离；止有一瓶，缺不可用，不能舍离。’爱乐比丘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乌陀夷，若人作是说‘彼贫穷人无有钱财，亦无势力，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’者，为正说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贫穷人无有钱财，亦无势力，有一瞎妇，丑不可爱，不能舍离；唯有一屋，崩坏穿漏，乌鸟所栖，弊不可居，不能舍离；而有一床，复破折坏，弊不可卧，不能舍离；止有一瓶，缺不可用，不能舍离。爱乐比丘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世尊，是故彼贫穷人无有钱财，亦无势力，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”

“如是，乌陀夷，若有痴人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不断此，彼但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是故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乌陀夷，若族姓子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不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

逝令我绝此。’亦不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便断此，彼不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

“乌陀夷，犹如居士、居士子，极大富乐，多有钱财，畜牧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、食邑、米谷丰饶，及若干种诸生活具、奴婢、象马，其数无量。彼见比丘食讫中后，净洗手足，敷尼师檀，坐一树下，清凉和调，修增上心。彼见已，而作是念：‘沙门为快乐，沙门如涅槃。我宁可舍极大富乐金宝、财谷、象马、奴婢，爱乐比丘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’乌陀夷，若人作是说‘彼居士、居士子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’者，为正说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居士、居士子，彼能舍离极大富乐金宝、财谷、象马、奴婢，爱乐比丘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世尊，是故彼居士、居士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”

“如是，乌陀夷，若族姓子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不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不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便断此，彼不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乌陀夷，比丘行舍，彼行舍已，生欲相应念，爱乐结缚，彼乐是，不断、不住、不吐，乌陀夷，我说是缚，不说解脱。所以者何？诸结不善。乌陀夷，结不善故，我说是缚，不说解脱。

“乌陀夷，比丘行舍，彼行舍已，生欲相应念，爱乐结缚，彼不乐是，断、住、吐，乌陀夷，我说亦是缚，不说解脱。所以者何？诸结不善。乌陀夷，结不善故，我说是缚，不说解脱。乌陀夷，比丘行舍，彼行舍已，或时意忘，俱有欲相应念，爱乐结缚，迟观速灭。乌陀夷，犹如铁丸、铁犁，竟日火烧，或有人著二三滴水，滴迟不续，水便速尽。乌陀夷，如是比丘行舍，彼行舍已，或时意忘，俱有欲相应念，爱乐结缚，迟观速灭。乌陀夷，我说亦是缚，不说解脱。所以者何？诸结不善。乌陀夷，结不善故，我说是缚，不说解脱。

“乌陀夷，俱在苦根，游行无生死，于无上爱尽，善心解脱。乌陀夷，我说解脱，不说是缚。所以者何？诸结已尽。乌陀夷，诸结尽故，我说解脱，不说是缚。乌陀夷，有乐，非圣乐，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、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不可修。乌陀夷，有乐，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、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也。

“乌陀夷，云何有乐，非圣乐，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、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不可修耶？若因五欲生乐生善者，是乐非圣乐，是凡夫乐，病本、痈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、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习、不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不可修。乌陀夷，云何有乐，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、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耶？乌陀夷，若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，是乐是圣乐、无欲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，无食、无生死，可修、可习、可广布，我说于彼则可修也。

“乌陀夷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，圣说是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移动？此中有觉、有观，是圣说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移动？乌陀夷，比丘觉、观已息、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，是圣说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移动？若此得喜，是圣说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移动？乌陀夷，比丘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，是圣说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移动？若此说移动心乐，是圣说移动。此中何等圣说不移动？乌陀夷，比丘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圣说不移动。

“乌陀夷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、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不得无、不得断、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、不得断、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得第三禅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、不得断、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

“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、不得断、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度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、不得断、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，不得断，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是无所有处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此亦不得无，不得断，不得过度。此中何等过度？乌陀夷，比丘度一切无所有处，非有想非无想，是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是谓此中过度。乌陀夷，我说至非有想非无想处亦不得无，不得断，不得过度。乌陀夷，颇有一结，或

多或少久住者，我说不得无，不得断，不得过度，谓我说不断耶？”

尊者乌陀夷白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乌陀夷，汝不尔如彼痴人。彼愚痴人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世尊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不断此，彼但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是故彼痴人所缚极坚极牢，转增转急，不可断绝，不得解脱。乌陀夷，若有族姓子我为其说：‘汝等断此。’彼不作是说：‘此是小事，何足断之？而今世尊教我断此，善逝令我绝此。’亦不如是说：‘此大沙门不能消食。’彼便断此，彼不于我生不可、不忍，及余比丘善护持戒者，亦不为彼生不可、不忍。乌陀夷，是故彼族姓子所缚不坚不牢，不转增急，而可断绝，则得解脱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乌陀夷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牟犁破群那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牟犁破群那与比丘尼数共集会，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比丘尼者，彼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；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者，诸比丘尼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。

众多比丘闻已，便往诣佛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牟梨破群那比丘与比丘尼数共集会，若有人向牟犁破群那比丘道说比丘尼者，彼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；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牟犁破群那比丘者，诸比丘尼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牟犁破群那比丘所，而语之曰：‘世尊呼汝。’”

一比丘闻已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至牟犁破群那比丘所，而语之曰：“世尊呼汝。”牟犁破群那闻已，来诣佛所，为佛作礼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告曰：“破群那，汝实与比丘尼数共集会，若有人向汝道说比丘尼者，汝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；若有人向诸比丘尼道说汝者，诸比丘尼闻已，便瞋恚憎嫉，乃至斗诤。破群那，汝实如是耶？”

破群那答曰：“实尔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破群那，汝非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”

破群那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破群那，是以汝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应当学：若有欲有念依家，断是；若有欲有念依于无欲，是习是修，是广布也。破群那，汝当如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问诸比丘曰：“汝等非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告诸比丘曰：“是以汝等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应当学：若有欲有念依家，断是；若有欲有念依于无欲，是习是修，是广布也，汝等当如是学！昔时我曾告诸比丘：‘汝等，若有比丘多所知识，若有比丘少所知识，彼一切尽学一坐食，学一坐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’彼诸比丘多所知识及少知识，尽学一坐食，学一坐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彼诸比丘可于我心，我亦不多教诃，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。

“犹如马车，御者乘之，左手执辔，右手执策，随八道行，任意所至；如是诸比丘可于我心，我亦不多教诃，诸比丘因此生念向法次法。犹如良地有娑罗树林，彼治林者，聪明黠慧而不懈怠，彼随时治娑罗树根，数数锄粪，以水溉灌，高者掘下，下者填满。若边生恶草，薅除弃之；若并生曲戾恶不直者，拔根著外；若枝生横曲，则落治之；若近边新生调直好者，便随时治。数数锄粪，以水溉灌，如是彼良地娑罗树林转转茂盛。如是诸比丘可于我心，我亦不多教诃。我不说彼善语恭顺，谓因衣钵、饮食、床榻、汤药、诸生活具故。所以者何？彼比丘若不得是，还不善语恭顺，成就不善语恭顺法。

“若有比丘为远离、依远离、住远离，善语恭顺，成就善语恭顺法者，我说彼善语恭顺。所以者何？或有一善护善逝行者，谓因他无恶语言也。若他不恶语言者，便不瞋恚，亦不憎嫉，不忧缠住，不憎瞋恚，不发露恶。彼诸比丘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贤者忍辱温和堪耐，善制善定善息。’若他恶语言者，便瞋恚憎嫉，而忧缠住憎恚发恶。彼诸比丘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贤者恶性急弊粗犷，不定不制不息。’所以者何？

“比丘，昔时有居士妇，名鞞陀提，极大富乐，多有钱财，畜收产业不可称计，封户、食邑、米谷丰饶，及若干种诸生活具。尔时，居士妇鞞陀提如是大有名称，流布诸方：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，善制善定善息。尔时，居士妇鞞陀提有婢名黑，本侍者，有妙善言，少多行善。彼黑婢作是念：‘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大名称，流布诸方：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，善制善定善息。我今宁可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，为实瞋、为实不瞋耶？’

“于是，黑婢卧不早起，夫人呼曰：‘黑婢，何不早起耶？’黑婢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瞋，非不瞋也。但因我善能料理家业、善经营、善持故，令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极大名称，流布诸方：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，善制善定善息。我今宁可复更大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，为实瞋、为实不瞋耶？’

“于是，黑婢卧极晚不起，夫人呼曰：‘黑婢，何以极晚不起耶？’黑婢闻已，作是念：‘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实瞋，非不瞋也。但因我善能料理家业、善经营、善持故，令我大家居士妇鞞陀提如是有极大名称，流布诸方：居士妇鞞陀提忍辱堪耐温和，善制善定善息耳！我今宁可复更极大试大家居士妇鞞陀提，为实瞋、为实不瞋耶？’

“于是，黑婢卧至晡时乃起，夫人呼曰：‘黑婢，何以乃至晡时起？既不自作，亦不教作？此黑婢不随我教！此黑婢轻慢于我！’便大瞋恚而生憎嫉，额三脉起，皱面自往，闭户下关，手执大杖以打其头，头破血流。于是，黑婢头破血流，便出语比邻，讼声纷纭，多所道说：‘尊等，见是忍辱行人堪耐温和，善制善定善息行耶？骂我曰：“黑婢，何以乃至晡时起？既不自作，亦不教作？此黑婢不随我教！此黑婢轻慢于我！”便大瞋恚而生憎嫉，额三脉起，皱面自来，闭户下关，手执大杖以打我头，头破血流。’尔时，居士妇鞞陀提如是便有极大恶名，流布诸方：居士妇鞞陀提恶性急弊粗犷，不定不制不息。

“如是，或有一善护善逝行者，谓因他无恶语言也。若他不恶语言者，便不瞋恚，亦不憎嫉，不忧缠住，不增瞋恚，不发露恶。彼诸比丘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贤者忍辱温和堪耐，善制善定善息。’若他恶语言者，便瞋恚憎嫉而忧缠住，憎恚发恶。彼诸比丘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贤者恶性急弊粗犷，不定不制不息。’

“复次，有五言道，若他说者，或时或非时，或真或非真，或软或坚，或慈或恚，或有义或无义。汝等，此五言道，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此五言道！若他说时，心不变易，口无恶言，向怨家人缘彼起慈愍心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犹如有人持大锸锹来，而作是语：‘我能令此大地，使作非地。’彼便处处掘复掘，唾溺污之。说恶语者，作如是说，令大地非地。于意云何？彼人以此方便，能令大地作非地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此大地甚深极广而不可量，是故彼人以此方便，不能令此大地使作非地。世尊，但使彼人唐自疲劳也。”

“如是此五言道，若他说者，或时或非时，或真或不真，或软或坚，或慈或恚，或有义或无义。汝等，此五言道，若他说时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此五言道！若他说时，心不变易，口无恶言，向言说者，缘彼起慈愍心，心行如地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犹如有人持大草炬，作如是语：‘我以此草炬，用热恒伽水，令作沸汤。’于意云何？彼人以此方便，能令恒伽水热作沸汤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彼恒伽水甚深极广，不可度量，是故彼人以此方便，不能令恒伽水热使作沸汤。世尊，但使彼人唐自疲劳也。”

“如是此五言道，若他说者，或时或非时，或真或不真，或软或坚，或慈或恚，或有义或无义。汝等，此五言道，若他说时，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此五言道！若他说时，心不变易，口无恶言，向言说者，缘彼起慈愍心，心行如恒伽水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犹如画师、画师弟子，持种种彩来，彼作是说：‘我于此虚空画作形像，以彩庄染。’于意云何？彼画师、画师弟子以此方便，宁能于虚空画作形像，以彩庄染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此虚空非色，不可见无对，是故彼画师、画师弟子以此方便，不能于虚空画作形像，以彩庄染。世尊，但使彼画师、画师弟子唐自疲劳也。”

“如是此五言道，若他说者，或时或非时，或真或不真，或软或坚，或慈或恚，或有义或无义。汝等，此五言道，若他说时，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此五言道！若他说时，心不变易，口无恶言，向言说者，缘彼起慈愍心，心行如虚空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犹如猫皮囊柔治极软，除甄甄声，无甄甄声，彼或有人以手拳扠，石掷杖打，或以刀斫，或扑著地。于意云何？彼猫皮囊柔治极软，除甄甄声，无甄甄声，彼宁复有甄甄声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世尊，彼猫皮囊柔治极软，除甄甄声，无甄甄声，是故无复有甄甄声。”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若有他人拳扠石掷，杖打刀斫。汝等若为他人拳扠石掷，杖打刀斫时，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！若为他人拳扠石掷，杖打刀斫时，心不变易，口不恶言，向捶打人缘彼起慈愍心，心行如猫皮囊，无结无怨

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若有贼来，以利锯刀节节解截，汝等若有贼来，以利锯刀节节解截时，或心变易者，或口恶言者，我说汝等因此必衰。汝等当学！若有贼来，以利锯刀，节节解截，心不变易，口无恶言向割截人，缘彼起慈愍心，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汝等当学如是！”

于是，世尊叹诸比丘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，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，汝等颇见他不爱恶语言向我，我闻已，不堪耐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叹诸比丘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，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，若汝游东方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；若游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。善哉！善哉！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，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，我尚不说汝诸善法住，况说衰退？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。善哉！善哉！汝等当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，汝等数数念利锯刀喻沙门教已，于二果中必得其一，或于现世得究竟智，或复有余得阿那含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3 种 / 12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(殼-一)/牛]	犨	7	Unicode 有此字（U+246D3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14）
[木+墮]	橀	4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7C1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2609）
[麩-夫+黃]	麲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0597）